

K2950(6)

金籠八



双紅堂
小説
50(6)



改過勤善新書卷八

第四十一回

兩孩兒聯姻共笑嬉 二佳人憤深同氣苦

詞 滿酒佳人風流才子天然分付成雙蘭室綺席燭影耀燦數幅紅羅錦綉寶簪金鴨焚香分明是芙蓉浪裡一對

右調滿庭芳前

料2950

止文先叙
月娘眾人
衣服此處
獨揣春梅
寔是借來
人出春
梅非揣來
人也

二歲兒訂
親却先有
崔親家推
憑空說出
兩外甥罵
來為一歲
者一

話說西門慶在家中裁縫做造衣服那消兩日就完了到十二日喬家使人邀請早辰西門慶先送了禮去那日月娘并眾姊妹大姑子六頂輪子一搭兒起身留下孫雪娥看家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又令來與媳婦憑秀伏侍些衣服又使兩頂小轎西門慶在客棧着貴四叫了花兒匠來整綳烟火在大廳捲棚內掛燈叫小廝兒拿帖往玉皇親宅內定下戲子俱不必細說後晌時分走到金蓮房中金蓮不在家春梅在旁伏侍茶飯故景兒吃酒西門慶因對春梅說十四日請眾官娘子你們四個都打扮出去與你娘跟着遞酒也是好處春梅聽了斜靠着桌兒說道你若叫只叫他三個出去我是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怎的不出去春梅道娘們都做了新衣裳陪侍眾官娘子便好看俺們一個一個都像燒糊子卷了一般平白出去惹人笑話西門慶道你們都有各人的衣服首飾珠翠花朵春梅道頭上將就戴着罷了身上有數的那兩件舊片子怎麼好穿出去見人的到沒的羞刺刺的西門慶笑道我曉的你這小油嘴兒見你娘們做了衣服却使性兒起來一掃不放鬆叫趙裁來連大姐帶你四個每人都裁三件一套做子衣服一件遍地錦比甲春梅道我不比與他我還問你要件白綾襖兒搭襯着大姐遍地錦比甲兒穿西門慶道你要不打緊少不得與你大姐裁一件掌珠之如春梅道大姑娘有一件罷了我却沒有他也說不的大姐不肯與西門慶于是拿鑰匙開樓門揀了五套做子衣服兩套遍地錦比甲兒一疋白綾裁了兩件白綾對衫襖兒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獨揣春梅迎春子蕭蘭香梅是藍綠顏色衣服都是大紅緞子織錦對衫襖翠藍拖邊裙共十七件一面叫了趙裁來都裁前停當又要二疋黃紗做裙腰貼裡一色都是杭州縐兒又喚來保春梅方纔喜歡了陪侍西門慶在屋裏吃了一日酒說笑頑耍不題且說吳月娘眾姊妹到了喬大戶家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請了尚舉人娘子并左鄰朱台官娘子崔親家母并兩個外甥姪女兒段大姐又吳舜臣媳婦兒鄭一姐叫了兩個妓女席前彈唱聽見月娘眾姊妹和大姑子到了連忙出儀門首迎接後廳叙禮趕着月娘呼姑娘稱謂李嬌兒眾人都排行叫二姑娘三姑娘更可俱依吳大娘大姑子那邊稱呼之禮又與尚舉人朱台官娘子叙禮畢段大姐鄭三姐向前拜見了各依次坐了了頭遞過茶喬大戶出來拜見謝了禮他娘子讓進眾人房中去寬衣服就放桌兒擺茶請眾客坐下吃茶奶子如意兒和惠秀在房中看官哥兒另自管侍須臾吃了茶到廳房開孔雀梅隱芙蓉正面設四張桌席讓月娘坐首席其次就是尚舉人娘子吳大姑子朱台官娘子李嬌兒孟玉

不好坐的
是不敢去
怎敢不去
去寫蓋依
勢之苦

樓潘金蓮李瓶兒喬大戶娘子圍席坐位旁邊放一桌是殺大姐鄭三姐共十一位兩個妓女在旁邊唱了湯飯廚役主來獻了頭
一道水晶瓶。月娘賞了二錢銀子。第二道是頓爛蹄蹄兒。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第三道是燒鴨。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喬大戶娘子
下來遞酒。遞了月娘過去。又遞尚舉人娘子。月娘就下來。往後房換衣服。勻臉去了。孟玉樓也下來。到了喬大戶娘子。臥房中。只見
奶子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在炕上鋪着小褥子兒。備着他家新生的長姐。也在傍邊卧着。兩個你打我下兒。我打你下兒。頑耍。把月
娘玉樓。見了喜極的了。不得。說道。他兩個倒好。相兩口兒。只見吳大娘子。進來說道。大娘子。你來瞧瞧。兩個倒相小兩口兒。大娘子笑
道。正是孩兒。每在炕上。張手蹬腳兒的。你打我。我打你。小姻緣。一對兒。要子。喬大戶娘子。和眾堂客。都進房來。吳大娘子。如此這般說。
喬大戶娘子。道。列位親家聽着。小兒人家。怎敢攀的。我這大姑娘。府上月娘道。親家好說我家。嫂。子。是何人。鄭三姐。是何人。開口便
我與你。愛親做親。就是我家小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如何却說此話。玉樓推着手。瓶兒說道。李大姐。你怎的說。那李瓶兒。這是笑
吳娘子道。喬親家不依。我就惱了。總是。尚舉人娘子。和朱台官娘子。皆說道。難為吳親家。厚情。喬親家。你休謙辭了。因問你家長姐
去年十一月生的。月娘道。我家小兒。六月二十三日生的。原大五個月。正是兩口兒。眾人不。由分說。把大戶娘子。和月娘。李瓶兒。拉到
前廳。兩個就割了衫襟。圍套。是兩個妓女。彈唱着。敬對。喬大戶說了。拿出菜盒。三段紅來。遞酒。月娘一面吩咐。玳安。琴童。快往家中
對你爹說。抬了兩盤酒。三斤。紅綠。板兒。絨金。條花。四個。蝶。句。大菓盒。兩家。席前。挂紅。吃酒。一面。堂中。高。燭。高。燈。燦。爛。麝。香。燉
蠶。喜。笑。匆。匆。兩個。妓女。敬。朱。唇。露。皓。齒。輕。撥。玉。院。斜。抱。琵琶。唱着。眾。堂。客。與。月。娘。喬。大。戶。娘。子。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挂。了。紅。遞。了。酒
各人都拜了。從新復安席坐下。飲酒。厨子上。了一道。果。餚。壽。字。雪。花。糕。喜。重。重。滿。池。嬌。並。頭。蓮。湯。月。娘。坐。在。上。席。滿。心。歡。喜。叫。玳。安。過
來。賞。一。疋。尺。頭。與。厨。役。兩。個。妓。女。每。人。都。是。一。疋。俱。磕。頭。謝。了。喬。大。戶。娘。子。不。放。起。身。還有。後。堂。留。坐。擺。了。許。多。勸。碟。細。菓。攪。金。約。吃
到。一。更。時。分。月。娘。等。方。才。拜。辭。回。來。說。道。親。家。明。日。好。至。下。降。寒。舍。那。裡。坐。坐。喬。大。戶。娘。子。道。親。家。盛。情。家。老。兒。說。來。吐。氣。只。怕。席。間
不好。坐。的。改。日。望。親。家。去。罷。月。娘。道。好。親。家。再。沒。人。親。家。只。是。見。外。因。留。子。大。姑。子。你。今。日。不。去。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裏。來。罷。大。姑
子。道。喬。親。家。別。的。日。子。你。不。去。罷。到。十。五。日。你。正。親。家。生。日。你。莫。不。也。不。去。罷。喬。大。戶。娘。子。道。親。家。十。五。日。好。日。子。我。怎。敢。不。去。月。娘
道。親。家。若。不。去。大。姑。子。我。交。付。與。你。只。在。你。身。上。是。生。死。把。大。姑。子。留。下。了。然後。作。辭。上。轎。頭。裡。兩。個。排。軍。打。着。兩。個。大。紅。燈。籠。後
邊。又是。兩。個。小。廝。打。着。兩。個。燈。籠。吳。月。娘。在。頭。裡。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一。字。在。中。間。如。意。兒。和。惠。秀。隨。後。奶。子。轎。子。裡。用。紅
綾。小。被。把。官。哥。兒。裹。得。沿。沿。的。恐。怕。冷。脚。下。還。蹬。着。銅。火。爐。兒。兩。邊。小。廝。圍。隨。到。了。家。門。首。下。轎。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月。娘。等。眾。人
進。來。道。了。福。坐。下。來。了。頭。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告。訴。了。一。遍。西。門。慶。聽。了。道。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
月。娘。道。有。尚。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兩。個。姪。女。西。門。慶。說。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徹。陪。月。娘。道。到。是。俺。嫂。子。心。口。如。畫。女

見他家新養的長姐。和咱孩子。在床炕上睡着。都蓋着那被窩裡。你打我一下兒。我打你一下兒。恰是小兩口。一般纏綿了。俺們去說
將起來。酒席上就不因。不由做了這門親。我方才使小廝來對你說。拾送了花紅果盒去。西門慶道。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徹陪
些。喬家雖有這個家。他。只是個縣戶。大白衣人。你。我。如。今。見。居。着。這。官。文。在。衙。門。中。管。着。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着。小。帽。與
俺。這。官。戶。怎。生。相。處。對。甚。不。雅。相。就。是。前。日。荆。南。岡。與。及。營。里。張。親。家。再。三。拜。着。和。我。做。親。說。他。家。小。姐。今。才。五。個。月。兒。也。和。俺。家。孩
子。同。歲。我。嫌。他。沒。娘。母。子。是。房。里。生。的。自。己。原。不。良。所以。沒。曾。應。承。他。不。想。到。與。他。家。做。了。親。主。不。能。有。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嫌。人。家
是。房。里。養。的。誰。家。是。房。外。養。的。就。是。喬。家。這。孩。子。也。是。房。里。生。的。正。是。險。道。神。撞。着。壽。星。老。兒。你。也。休。嫌。我。長。我。也。休。嫌。你。短。相。語。便
傷。西。門。慶。聽。了。此。言。心。中。大。怒。罵。道。賊。淫。婦。還。不。過。去。人。這。里。說。話。也。插。嘴。抽。舌。的。有。你。甚。麼。說。處。金。蓮。把。臉。羞。的。通。紅。了。抽。身。走。到
出。來。說。道。誰。說。這。里。有。我。說。處。可。知。我。沒。說。處。哩。看。官。聽。說。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見。月。娘。與。喬。大。戶。家。做。了。親。李。瓶。兒。都。披。紅。簪。花
遞。酒。心。中。甚。是。氣。不。憤。斗。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句。越。發。急。了。走。到。月。娘。這。邊。屋。里。哭。去。了。西。門。慶。因。問。大。姑。子。怎。的。不。來。月
娘。道。喬。親。家。母。明。日。見。有。眾。官。娘。子。說。不。得。來。我。留。下。他。在。那。里。叫。明。日。同。他。一。搭。兒。里。來。西。門。慶。道。我。說。只。這。席。上。坐。次。上。不。好。相
處。到。明。日。怎。麼。廝。會。對。說。了。回。話。只。見。孟。玉。樓。也。走。到。這。邊。屋。里。來。見。金。蓮。哭。泣。說。道。你。只。顧。惱。怎。的。隨。他。說。幾。句。罷。了。玉。樓。金。蓮。道
早。是。你。在。旁。邊。聽。着。我。說。他。什。麼。歹。話。來。他。說。別。家。是。房。里。養。的。我。說。喬。家。是。房。外。養。的。也。是。房。里。生。的。那。個。紙。包。兒。包。着。瞞。得。過。人
賊。不。逢。好。死。的。強。人。就。睜。着。眼。罵。起。我。來。罵。的。人。那。絕。情。絕。義。怎。的。沒。我。說。改。變。了。心。叫。他。明。日。現。報。在。我。的。眼。裡。多。大。的。孩。子。一。個
懷。抱。的。尿。泡。種。子。平。白。扳。親。家。有。錢。沒。處。施。展。的。半。破。卧。單。沒。的。蓋。狗。咬。尿。胞。空。歡。喜。如。今。做。濕。親。家。還。好。到。明。日。休。要。做。了。乾。親。家
才。難。吹。殺。的。燈。籠。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做。親。時。人。家。好。過。三。年。五。載。方。了。的。才。一。個。兒。玉。樓。道。如。今。人。也。賊。了。不。幹。這。個。營。生。論。起
來。也。還。早。哩。才。養。的。兒。子。割。什。麼。衫。襟。不。過。只。是。圖。往。來。扳。陪。着。兒。子。兒。罷。了。金。蓮。道。你。便。浪。費。着。圖。扳。親。家。要。子。平。白。叫。賊。不。合。鈕
的。強。人。罵。我。玉。樓。道。誰。叫。你。說。話。不。着。個。頭。項。兒。就。說。出。來。他。不。罵。你。罵。狗。金。蓮。道。我。不。好。說。的。他。不。足。房。里。是。大。老。婆。就。是。喬。多。孔
子。是。房。里。生。的。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失。迷。他。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玉。樓。聽。了。一。聲。兒。沒。言。語。坐。了。一。回。金。蓮。歸。房。去
了。李。瓶。兒。見。西。門。慶。出。來。了。從。新。花。枝。招。展。與。月。娘。磕。頭。說。道。今。日。孩。子。的。事。眾。姐。姐。賞。心。那。月。娘。笑。嘻。嘻。也。抽。身。還。下。禮。去。說。道。你
喜。呀。李。瓶。兒。道。與。姐。姐。同。喜。磕。單。頭。起。來。與。月。娘。李。嬌。兒。坐。着。說。話。只。見。孫。雪。娥。大。姐。來。與。月。娘。磕。頭。與。李。嬌。兒。李。瓶。兒。道。了。萬。福。小
玉。拿。茶。來。正。吃。茶。只。見。李。瓶。兒。房。里。了。頭。綉。春。來。請。說。哥。兒。屋。里。尋。哩。今。使。我。請。娘。來。了。李。瓶。兒。道。奶。子。慌。的。三。不。知。就。跪。的。屋。里。去
了。一。搭。兒。去。也。罷。了。只。怕。孩。子。沒。個。燈。兒。月。娘。道。頭。里。進。門。到。是。我。叫。他。抱。的。房。里。去。恐。怕。晚。了。小。玉。道。頭。里。如。意。兒。拖。着。他。來。安。兒
打。着。燈。籠。送。他。來。李。瓶。兒。道。這。等。也。罷。了。于。是。作。辭。月。娘。回。房。中。來。只。見。西。門。慶。在。屋。裡。官。哥。兒。在。奶。子。懷。里。睡。着。了。因。說。你。如。何。不

對我說就抱了他來。如意道：大娘見來安兒打着燈籠就趕着燈兒來了。官哥哭了一回，才拍着他睡下。西門慶道：他尋了這一回才睡了。李瓶兒說：望着他笑嘻嘻的，說道：今日與孩兒定了親，累你替我磕個頭兒。於是插燭也是磕下去。喜歡的西門慶滿面堆笑，連忙拉起來，做一處坐的。一面迎春兒擺下酒兒兩個吃酒，且說潘金蓮到房中使性子，沒好氣，明知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因秋前開的門，進了進門就打了兩個刮子。高聲罵道：賊淫婦才怎的叫了？你一日不開，你做什麼來？我且不和你答話。于是走到屋裏坐下。春梅走來磕頭，遞茶。婦人問他：賊奴才，他在屋裏做什麼來？春梅道：在院子裏坐着。我這等催他，還不理。婦人道：我知道他和我兩個鬪氣，太尉吃匾食，他也學人。照樣兒欺負我，待要打他，又恐西門慶聽見，不言語。心中又氣，一面向卸了濃妝，春梅與他搭了舖，上床就睡了。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去了。婦人叫秋前叫他頂着大塊柱石，跪在院子裏，跪的他梳了頭，叫春梅扯了他褲子，拿大板子要打他。春梅道：好乾淨的奴才，叫我扯褲子，到沒的污濁了我的手。走到前面，旗叫了書童兒，扯去秋前的衣服。婦人打着罵道：賊奴才淫婦，你從幾時，德天來，別人信你，我却不信你。姐姐你知我見的，將就膿着些罷了。平白撐着頭兒，這什麼強。姐姐你休要倚着我。到明日，洗着兩個眼兒，看着你，一面罵着，又打。打了又罵，打的秋前，殺猪也是叫李瓶兒那邊才起來，正看着奶子，打發官哥兒睡着了。又說醒了，明明白白，聽見金蓮這邊，打了頭罵的言語，兒有因，一聲兒不言語，說的只把官哥兒耳朵，攪着，一面使誘着，去對你五娘說，休打秋前罷。哥兒才吃了些奶，睡着了。金蓮聽了，越發打的秋前，恨了。罵道：賊奴才，你身上打着，一萬把刀子。這等叫罷，我是德性兒，你越叫，我越打，莫不為你，拉斷了路行人，人家打了頭，也來看看你好姐姐。對漢子說：把我別變了罷。李瓶兒這邊，分明聽見，指罵的是他，把兩隻手氣的冰冷，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早晨茶水也沒吃，摸着官哥兒，在炕上就睡着了。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入房來看官哥兒，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睡在炕上，問道：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上房請你說話，你怎樣的，眼兒紅紅的，李瓶兒也不題。金蓮指罵之事，只說我，心中不自在。西門慶告說為親家那里，送你的生日禮來了。一疋尺頭，兩罽，兩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下飯，又是哥兒送節的，兩盤元宵，四盤蜜食，四盤細菜，兩掛珠子吊燈，兩座羊皮屏風，燈，兩疋大紅官緞，一頂青緞搭的，金八吉祥帽兒，兩雙男鞋，六雙女鞋，咱家倒還沒往他那里去。他又早與咱孩兒送節來了。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他那里使了個孔嫂兒，和喬通，押了送來。大娘子先來了，說明日喬親家母，不得來，直到後日才來。他家有一門子，做皇親的，喬太太聽見和咱們做親好不歡喜。到十五日，也要來走走，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李瓶兒聽了，方慢慢起來梳頭。走到後邊，拜了大娘子，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裏，待茶禮物，擺在明間內，都看了一面，打發回盒起身。與了孔嫂兒，喬通，每人兩方手帕，五錢銀子，寫了回帖去了。正是：但將鐘鼓悅和愛，好把玉帛為交游。有詩為証。

西門獨當大輪鈴 襁褓孩兒結做親 不獨資才如冀土 也應嗟嘆後來人

第四十二回

送豪華門前放烟火

賞元宵樓上醉花燈

詩 星月當空萬燭燒

人間天上兩元宵

樂和春奏聲偏好

人踏衣歸馬亦嬌

詩 易老韶光休浪度

最公白髮不相饒

千金博得斯須刻

分付誰更仔細敲

話說西門慶打發喬家去了。走上上房，和月娘大娘子，李瓶兒商議月娘道：他家既先來與咱孩子送節，咱少不得也買禮過去。與他家長姐送節，就權為插定。一般庶不差了禮數。大娘子道：咱這里少不的，立上個媒人，往來方便些。月娘道：他家是孔嫂兒，咱家安上誰好。西門慶道：一客不煩二主，就安上老馮罷。于是連忙，寫了請帖，八個，就叫了老馮來，同玳安拿請帖盒兒。十五日，請喬老親家母，喬太太，并尚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段大姐，鄭三姐來赴席。與李瓶兒做生日，并吃着燈酒。一面分付來與他拿銀子，早定下蒸酥點心，并羹菜食物，又是兩套遍地錦羅緞衣服，一件大紅小袍兒，一頂金線縐紗冠兒，兩盞雲南羊角珠燈，一盒衣翠一對，小金手鐲，四個金寶石戒指，十四日早裝盒担，叫女婿陳敬濟，和賁四穿着衣服，押送過去。喬大戶那邊，酒筵管待，重加答賀。回盒中又回了許多生活，鞋脚，俱不必細說。正亂着，應伯爵來，講李智黃四官銀子事。看見問其所以。西門慶告說，與喬大戶結親之事。十五日，好歹請令正來陪親家坐坐。伯爵道：娘子呼喚，房下必定來。西門慶道：今日請來，堂官娘子吃酒。咱每往獅子街，房子內看燈去罷。伯爵應諾去了。不題。且說那日院中，吳銀兒先送了四盒禮來，又是兩方銷金汗巾，一雙女鞋，送與李瓶兒上壽。就拜乾女兒。此處方入銀月娘收了禮物，打發轎子回去。李桂姐只到次日，纔來見吳銀兒在這里，便悄悄問月娘：他多咱來的。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說：昨日送了禮來，拜認你六娘做乾女兒了。李桂姐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日，只和吳銀兒使性子。兩個不說話。又是一個，却說前廳，王皇親家，二十名小廝，兩個師父，領着挑了箱子，來先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分付西廂房做戲房，管待酒飯。不一時，周守備娘子，荆都監母親，荆太太，與張團練娘子，都先到了。俱是大轎，排軍喝道。家人媳婦，跟隨月娘，與眾姊妹，都穿着袍，出來迎接。至後廳，叙禮。與眾親相見畢，讓坐。遞茶，等着夏提刑娘子到，才擺茶。不料等到日中，還不見來。小廝邀了兩三遍，約午後才喝了道來，抬着衣匣，家人媳婦，跟隨許多僕從，擁護鼓樂，接進後廳。與眾堂客，見畢禮數，依次坐下。先在捲棚內，擺茶。然後大廳上坐。春梅玉簫，迎春，蘭香，都是齊整粧束，席上捧茶斟酒。那日扮的是西廂記，不說書臺深處，珠圍翠繞，歌舞吹彈，飲酒。單表西門慶，打發堂客上了茶，就騎馬，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往獅子街，房裏去了。分付一架烟火，拿一架那里去。晚夕堂客跟前，放兩架，旋叫了個廚子，家下抬了兩食盒，下飯菜蔬，兩盤金華酒去。又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玉釧兒，原來西門慶，已先使玳安，顧轎子，請王六兒，同往獅子街房裏去。玳安見婦人道：今晚請韓大嬌，那里晚夕，看放烟火。婦人笑道：我羞刺刺，怎麼了去的。你韓大叔知道，不噴。玳安道：對韓大叔說了，叫你老人家，快收拾哩。因叫了兩個唱的，沒人陪他。那婦人聽了，還不動身。一回，只見韓道國來家。玳安道：只是韓大叔來了。韓大嬌這

里不信我說哩。婦人向他漢子說：「真個叫我去，難道國道老參再三說兩個唱的沒人陪他，請你過去，晚夕就着放烟火，你還不收拾哩。」剛才叫我，把舖子也收了。就晚夕一搭兒來坐坐，保官兒也往家去了。晚夕該他上宿哩，婦人道：「不知多咱才散，你到那里坐回，就來罷。」家里没人，你又不該上宿，說畢打扮穿了衣服，玳安跟隨，運到獅子街房裏來，那招妻一丈青，早在房裏收拾下床炕帳幔，褥被安息，沈香薰的噴鼻，香房裏吊着一對紗燈，籠着一盆炭火，婦人走到里面炕上坐下，一丈青走出來，道：「萬福，拿茶吃了。」西門慶與應伯爵看了回燈，才到房裏，兩個在樓上打雙陸，樓上除了六扇窗戶，掛着簾子，下邊就是燈市，十分鬧熱，打了回雙陸，收拾擺飯吃了。二人在簾裏觀看燈市，但見

萬井人烟錦綉園 香車寶馬鬧如雷 黃山聳出青雲上 何處游人不看來

二人看了一回，西門慶忽見人叢裏，謝希大祝寶念，同一箇戴方中的，在燈棚下看燈，指與伯爵照。因問那戴方中的，你可認的他？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認的。」他姓西門慶，便叫玳安，你去下邊悄悄請了謝希大，你休叫祝寶念，和那人看見，玳安小廝賊，一直走下樓來，挨到人關里，待祝寶念和那人先過去了，從旁邊出來，把謝希大拉了一把，慌的希大回身觀看，却是玳安，玳安道：「希大，這是在這樓上，請謝希大說話，希大道：「我知道，等我陪他兩個，到粘梅花處，就來見你。」玳安便一道烟去了。希大到了粘梅花處，向人關處，說：「祝過一邊，由着祝寶念，和那一個，只顧尋他，便走來樓上，見西門慶，應伯爵兩個作揖，因說道：「哥來此處看燈，早晨就不呼喚，兄弟一聲，西門慶道：「我早晨對衆人，不好叫你，每的已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說你不在家，剛才祝寶念，沒看見麼？」因問那戴方中的是誰，希大道：「那戴方中的，是王昭宣府裡，王三官兒。」今日和祝寶念，到我家，要問許不與先生，那里借三百兩銀子，央我和老孫祝寶念作保，要赴前程，入武學肄業，我那里管他這閒帳，剛才陪他燈市里走了一走，聽見哥呼喚，我只伴他，到粘梅花處，交我乘人龍，就攔了，走來見哥，因問伯爵：「你來多大回了？」伯爵道：「哥，你不在家，我就來了，和哥在這里，打了這回雙陸，西門慶問道：「你吃了飯，不曾？」謝希大道：「早晨從哥那里出來，和他兩個，搭了這一日，誰吃飯來？」西門慶道：「付玳安，廚下安排飯來，與你謝希大，吃一時，就是滿盤小菜，兩碗稀爛下飯，一碗爛肉，粉湯，兩碗白米飯，希大獨自一個，吃的里外乾淨，剩下些汁湯兒，還泡了一碗吃了。」玳安收回家活去，希大在旁看着，兩個打雙陸，只見兩個唱的，門首下了輪子，抬轎的，提着衣裳包兒，笑進來，伯爵在窗里看見，說道：「兩個小淫婦兒，這咱才來，分付玳安，且別叫他往後邊去，先叫他樓上來，見我。」希大道：「今日叫的是那兩個？」玳安道：「是董嬌兒，韓玉，小兒忙下樓，說道：「應二爹，你說話，兩個那里肯來，一直往後邊走了。」見了一丈青，拜了，引他入房中，看見王六兒，頭上戴着時樣扭心，髮髻兒，身上穿着紫潯綉襖兒，玄色皮襖兒，白桃線綉裙子，下邊露兩隻金蓮，拖的水髮長長的，紫膛色，不十分搭鉛粉，學個中人打扮，耳邊帶着釧兒，進門，只望着他拜了一拜，都在炕邊頭坐了，小兒棍拿茶來，王六兒陪着吃了，兩個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

看了一回，兩個笑了一回，更不知是什麼人，更寫出王六兒，落後玳安進來，兩個悄悄問他道：「房裏那一位是誰？」玳安沒的回答，只說是哈多大姨人家，賊接來看燈的，兩個聽的，從新到房中，說道：「俺每頭里不知，是大姨，沒曾見得禮，休怪，于是插燭磕了兩個頭，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禮，落後擺上湯飯來，陪着同吃，兩個拿樂器，又唱，與王六兒聽，伯爵打了雙陸下樓來，小解淨手，聽見後邊響點手，兒叫玳安問道：「你告訴我，兩個唱的，在後面，唱與誰聽？」玳安只是笑，不做聲，說道：「你老人家，曹州兵備，管事寬，唱不唱管他怎的？」伯爵道：「好，小油嘴，你不說，我怕我不知道。」玳安笑道：「你老人家，知道罷了，又問怎的？」說畢，一直往後邊去了。伯爵上樓來，西門慶又與謝希大，打了三貼雙陸，只見李銘，吳惠，兩個幕地上樓來，磕頭，伯爵道：「好呀，你兩個來的正好，怎知道俺每在這里？」李銘跪下，說道：「小的和吳惠，先到宅里來，宅里說，爹在這里擺酒，特來伏侍爹每。」西門慶道：「罷，你起來伺候。」玳安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作了揖坐下，一面，放桌兒，擺上春盤，酒來，琴童在旁，邊篩酒，伯爵與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韓道國，打橫坐下，把酒來，篩，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少頃，韓玉，小兒，董嬌兒，兩個，慢慢，徐斯禮，上樓來，望上，不當不止，磕下頭去，伯爵罵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兒，頭里我叫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胆，到明日，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相，董嬌兒，笑道：「哥兒那里，隔牆，掠個鬼臉兒，可不把我說，說，韓玉，小兒，道：「你知道愛奴兒，揪着個獸頭，往城裡，掠，好個去一兒的孩子，伯爵道：「哥，你今日，忒多餘了，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裡唱罷了，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什麼，還不趁早，打發他去，大節夜，還趕幾個錢兒，等住回，晚了，越發，沒人，要了。」一哄，韓玉，小兒，道：「唐胖子，吊在醋缸裡，把你撮酸了。」伯爵道：「小淫婦兒，是心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時，我和你答話，我左右，有兩個法兒，你原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兩個法兒，說來我聽。」伯爵道：「我頭一個，是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叫他拿了去，撻你一頓，好撻子，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拾轎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淫婦兒，去，天晚，到家，沒錢，不怕，胖子，不打，韓玉，小兒，道：「十分不巧，房子里，睡，再不叫爹，差人，送俺每，王媽媽，支錢，一百文，不在，于你，好淡，嘴，女，又十撇兒，一，路，市，法，又，伯，道：「我是奴才，如今，年，程，反，下，拿，三，道，說，笑，回，兩個，唱的，在，旁，彈，唱，春，景，之，詞，衆，人，才，拿，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祝，希，大，來，了，衆，人，多，不，言，語，不，一，時，祝，麻，子，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道：「你，兩個，好，吃，可，成，個，人，妙，道：「因，說，謝，子，純，哥，這，里，請，你，也，對，我，說，一，聲，兒，三，不，知，就，走的，來，了，叫，我，只，顧，在，粘，梅，花，處，尋，你，希，大，道：「我，也，是，悞，行，才，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走，上，來，作，揖，被，哥，留，住，了，西，門，慶，因，令，玳，安，兒，拿，椅，兒，來，我，和，祝，兄，弟，在，下，邊，坐，罷，于，是，安，放，杯，勸，在，下，席，坐，了，廚，下，拿，了，湯，飯，來，一，齊，同，吃，西，門，慶，只，吃，了，一，個，包，兒，呷，了，一，口，湯，因，見，李，銘，在，旁，都，遞，與，李，銘，下，去，吃了，那，應，伯，爵，謝，希，大，祝，寶，念，韓，道，國，每，人，吃，一，深，大，碗，八，寶，攪，湯，三，個，大，包，子，還，零，四，個，桃，花，燒，賣，只，留，了，一，個，包，兒，壓，碟，兒，在，右，收，下，湯，碗，去，斟，上，酒，來，飲，酒，希，大，因，問，祝，寶，念，道：「你，陪，他，到，那，里，才，折，開，了，怎，知，道，我，在，這，里，祝，寶，念，如，此，這，般，告，說，我，因，尋，了，你，一，回，尋，不，着，就，同，王，三，官，到，老，孫，家，會，了，那，許，不，與，先，生，那，里，借，三，百，兩，銀，子，去，吃，孫，家，

寔叙二架
能使前後
三架不言
皆見

嘴。老油嘴。把借契寫差了。希大道。你每休寫上我。我不管左右是你與老孫作保證。保頭錢使因問怎的寫差了。祝實念道。我那等分付他。文書寫滑着些。立與他三限才還。他不依我。叫我從新把文書又改了。希大道。你立的。是那三限。祝實念道。頭一限。風吹輓軸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魚兒跳上岸。第三限。水裡石頭泡得爛。這三限交還他。謝希大道。你這樣寫了。還算不滑哩。祝實念道。你到說的好。倘或一朝。天旱水淺。朝廷挑河。把石頭叫做工的。兩三銀頭。坎得稀爛。怎了。那時少不得還他銀子。扯白妙是。眾人說笑了一回。看看天晚。西門慶。分付樓上點燈。又樓面前一盞。羊角玲瓏。甚是奇巧。家中月娘。又使棋童兒和排軍。收送下四個橫盒。都是美口的糖食。細巧菜品。西門慶叫棋童兒。問道。家中奶奶們。散了不曾。誰使你送來。棋童道。大娘使小的送來。與爹這邊下酒。眾奶奶們。還未散哩。戲文扮了四摺。大娘留在大廳上吃酒。看放烟火哩。西門慶問。有人看沒有。棋童道。擠圍着滿街人看。西門慶道。我分付留了四名青衣排軍。拿杆檯。叫人伺候。休放閑雜人挨擠。棋童道。小的與平安兒。兩個同排軍。都看放了烟火。並沒閑雜人挨擠。正經二架。西門慶聽了。分付。把桌上飲饌。都搬了下去。將橫盒擺上。厨下又拿上一道果饈。元宵來兩個唱的。在席前遞酒。西門慶分付。棋童回家。看去。一面重飾美酒。再設珍羞。叫李銘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燈詞。唱畢。吃了元宵。韓道園。先往家去了。少頃。西門慶分付。來昭。將樓上閣。下兩間。吊掛上簾子。把烟火架抬出去。西門慶與眾人在樓上看。叫王六兒。陪兩個粉頭。和一丈青。在樓下看。玳安和來昭。將烟火安放在街心裡。須臾點着。那兩邊圍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數。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誰人不來觀看。果然禁得停當。好烟火。但見

一丈五高花檯。四面圍下山棚。熱鬧最高處。一隻仙鶴。口裡啣着一封丹書。乃是一枝起火。一道寒光。直鑽透斗牛邊。然後正當中。一個西瓜砲。迸開。四下裡人物皆看。感刺到萬個轟雷。皆透徹。彩蓮船。賽月明。一個趕一個。猶如金燈。沖散滿天星。紫葡萄。萬架千株。好似驪珠。倒掛水晶宮。霸王。到處响。地老鼠。串這人。夜瓊盞。玉臺。端的旋轉得好。看銀城金彈。施真。巧妙難移。八仙捧壽。名顯神通。七聖降妖。通身是火。黃烟兒。綠烟兒。氣氣籠罩。萬堆霞。紫吐蓮。燦爛爭開。十段錦。一丈青。與烟蘭相對。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樓臺廢閣。頃刻不見。巍峩之勢。村坊社鼓。彷彿難聞。微聞之聲。貨郎担兒。上下光烟。齊明。鮑老車兒。首尾分散。粉碎五魁。關判。焦頭爛額。見猙獰。十面埋伏。馬到人馳。無勝負。總然費却萬般心。只落得。火滅烟消。成灰燼。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剛看罷烟火。下樓來。因見王六兒。在這里推小淨手。拉着謝希大。祝實念。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玳安便連二爹。那里去。伯爵向着耳邊說道。傻孩子。我頭里說的那本帳。我若不起身。別人也願坐着了。顯的就沒趣了。等你爹問你。只說俺每都跑了。落後西門慶。見烟火放了。問伯爵等那里去了。玳安道。應二爹。和謝爹。都一路去了。小的問不回來。多上覆爹。西門慶就不再問了。因叫過李銘吳惠。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分付我。且不要你唱錢。你兩個到十六日。早來答應。還是應二爹。三個并來

夥計。當家兒。晚夕在門首吃酒。李銘跪下說道。小的告稟爹。十六日。和吳惠。左順。鄭奉。三個都往東平府。新陞的胡爺那里。到任官身去。只到後晌才得來。西門慶道。左右俺每。晚夕聞吃酒哩。你只休悞了。就是了。二人道。小的並不敢悞。兩個唱的。也就來拜辭出門。西門慶分付。明日家中堂。客擺酒。李桂姐。吳銀姐。都在這里。你兩個好歹。來走一走。二人應諾了。一同出門。不在話下。西門慶分付。來昭。玳安。琴童。收家活。細滅了燈。細就往後邊房裏去了。且說來昭兒。小鐵棍兒。正在外邊看了烟火。見西門慶進去了。就來樓上見他的老子。收了一盤子。謀合的肉菜。一甌子酒。和些元宵。拿到屋裡。就問他這一丈青。討被他娘打了兩下。偏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裏頑耍。只聽正面房子里。笑聲。只說唱的。還沒去哩。見房門關着。就在門縫兒里張看。見房裏掌着燈燭。原來西門慶。和王六兒。兩個。在房裏頑耍。西門慶見有人來。將這老漢。倒按在床沿。褪去小衣。意在使一。那話兒。朝着托上。幹後。更花。一進一退。往來。排打。何止數百回。排打的連聲响。猶折床一般。無處不聽。見這小孩子。正在那里張看。不防他娘。一丈青。走來看見。揪着頭角兒。拖到前邊。打了兩下。罵道。賊禍根子。小奴才。兒你還少。第二遭。死又往那里張看去。于是與了他些零果子。吃了。不防他出來。就就住。扒上炕。睡了。西門慶。和王六兒。頑耍。有兩頓飯時。才了。玳安。打發抬輪的酒飯吃了。還送了到家。然後才來。與琴童兩個。打着燈兒。跟着西門慶。回去。正是

不愁明月盡 自有夜珠來

第四十三回 爭寵愛金蓮惹氣 賣富貴吳月攀親

詞 情懷增悵望 新歡易失 往事難猜問 羅邊黃雨知 為誰開護道 愁須滯酒 酒未醒 愁已先回 憑闌久 金波漸轉 白露點 曰 答答

右調滿庭芳後

話說西門慶歸家。已有三更時分。吳月娘尚未睡。正和吳大妗子。眾人說話。李瓶兒。還伺候着。與他遞酒。大妗子。見西門慶來家。就過那邊去了。月娘見他有酒了。打發他脫了衣服。只叫李瓶兒。與他磕了頭。同坐下。問了今日酒席上話。王簫遞茶來吃。因有大妗子在。就往孟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厨役早來收拾酒席。西門慶先到衙門中拜牌。大發放。夏刑提見了。致謝。日昨。房下厚禮之意。西門慶道。日昨。甚是簡慢。恕罪。恕罪。來家。早有喬大戶家。使孔嫂兒。引了喬太太。家人。送禮來了。西門慶收了。家人。管待酒飯。孔嫂兒。進月娘房里坐的。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子。也先來了。拜了月娘。眾人都坐了。吃茶。正值李智黃四。抬了一千兩香蠟銀子。黃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應伯爵。打聽得知。亦走來。幫扶交納。西門慶。令陳敬濟。拿天平。在廳上。克明白。收了。黃四。又拿出四錠金銀兒。來。重三十兩。算一百五十兩利息之數。還欠五百兩。就要換換子合同。西門慶。分付二人。你等。過燈節。再來計較。我連日。家中。有事。那李智黃

四老爹長老。短千恩萬謝出門。應伯爵因記掛着二人。許了他些銀兩。越此機會。好問他要。正要跟隨同去。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因問昨日你每三個。怎的三不知。就走了。伯爵道。昨日甚是深擾。哥本等酒多。我見哥也有酒了。今日嫂子家中擺酒。已定。還等說話。俺每不走了。還只顧纏到多咱。我猜哥今日也沒往衙門里去。本等連日辛苦。西門慶道。我昨日來家。已有三更天氣。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坐廳大發。料理了回公事。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裡打上元醮。拈了香回來。還趕往周府軒家吃酒去。不知到多咱才得來家。伯爵道。虧哥好神思。你的大福。不是面獎。若是第二個。也成不的。兩個說了一回。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伯爵道。我不吃飯。就去。西門慶又問。嫂子的不來。伯爵道。房下轎子已叫下了。便來也。舉手作辭出門。一直趕黃四。李智去了。正是

假饒駕霧騰雲術 取火鑽冰只要錢

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手中拿着黃烘烘。四錠金鎖兒。心中甚是可愛。口中不言。心裡暗道。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是脚硬。一養下來。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與喬家結親。又進得許多財。于是用袖兜包着那四錠金鎖兒。也不到後邊。還往李瓶兒房裏來。正走到潘金蓮角門首。只見金蓮出來看。叫他問道。你手裏托的是什麼東西。兒。過來我瞧瞧。那西門慶道。等我回來與你瞧。托着一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金蓮見叫不回他來。心中就有幾分羞。說道。什麼罕希貨。忙的這等說人。于刺刺的。不與我照。賊跌折腿的。三寸貨。強盜進他門去。一齊的。把那兩條腿扭折了。才現報了。我的眼。却說西門慶拿着金子。走入李瓶兒房裏。見李瓶兒才梳了頭。奶子正抱着孩子。頑耍。西門慶一徑把四個金鎖兒。抱着叫他手兒。搵弄。李瓶兒道。是那裏的。只怕冰了他手。西門慶道。是李智黃四。今日還銀子。准折利錢的。李瓶兒生怕水着他。取了一條花汗巾。兒。與他裹着。只見李瓶兒走來。說道。雲影計。騎了兩疋馬來。在外邊請爹出去。西門慶問道。雲影計。他是那裏的。馬。或安道。他說是他哥。雲影計。邊上稱來的。又仗正說着。只見後邊李嬌兒。孟玉樓。陪着他。大妗子。并他媳婦。鄭三姐。都來。李瓶兒房裏。看官哥兒。西門慶丟了那四錠金子。就往外邊看馬去了。李瓶兒見眾人來到。只願與眾人見禮。讓坐。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這金子。弄弄去。少了一錠。只見奶子如意兒。問李瓶兒道。娘沒曾收官哥兒要的那錠金子。怎只少了一錠。李瓶兒道。我沒曾收。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如意兒道。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那里得那錠金子。屋裏就亂起來。奶子問迎春。迎春就問老馮。老馮道。耶。耶。我老身就瞎了眼。也沒看見老身在。這里。幾幾年。莫說折針斷線。我不敢動。他老人家知道。我就是金子。我老身也不愛。你每守着哥兒。怎的冤枉起我來了。李瓶兒笑道。你看這媽。媽子說混話。這里不見的。不是金子。却是什麼。又罵迎春。賊臭肉。平白亂的。是些什麼。等爹進來。等我問他。只怕是你爹收了。怎的只收一錠。兒。孟玉樓問道。是那裏金子。李瓶兒道。是他爹拿來的。與孩子要。誰知道。是那裏的。且說西門慶。在門首看馬。眾夥計家人。都在跟前。叫小廝回來。溜了兩盞。西門慶道。雖是東路來的。馬。禁尾。醜。不十分會行。論小行也罷了。因問雲影計。道。此馬。你令元那里。要多少銀子。雲影計道。兩匹只要七十



兩西門慶道。也不多。只是不會行。你還牽了去。另有好馬。騎來。倒不說銀子。一說。說畢。西門慶進來。只見琴童來說。六娘房裏請爹哩。于是走入李瓶兒房裏來。李瓶兒問。他金子你收了一錠去了。如何。只三錠在這里。西門慶道。我丟下。就外邊去看馬。誰收來。李瓶兒道。你沒收。却往那里去了。尋了一日。沒有。奶子推老馮。急的那老馮。賭身罰咒。只是哭。西門慶道。瑞的是誰拿了。由他慢慢兒。尋了李瓶兒道。頭里因大妗子。女兒兩個來。亂着。就忘記了。我只說你收了出去。誰知你沒收。就兩錠了。才尋起來。就的他們。都走了。于是把那三錠。還交與西門慶收了。正值黃四。傾了一百兩銀子。來交西門慶。就往後邊收銀子去了。且說潘金蓮。聽見李瓶兒這邊。不見了。孩子要的一錠金鎖子。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就先走來。罵道。很殺我罷了。不看世界面上。世界有何。一頓拳頭。打死了。單管嘴尖舌快。的不管你事。也來抽一脚。那潘金蓮。就假做喬粧。哭將起來。說道。我晚的你。倚官仗勢。倚財為主。把心來橫了。只欺負的是我。你說你這般威勢。把一個半個人命。兒。打死了。不放在意。那一個攔着。你手兒。哩不成。你打不是的。我隨你怎麼打。難得。只打得有這口氣。兒。在着。若沒了。愁我家病。媽。子。不問你要人。隨你家。怎麼有錢。有勢。和你家。一遞一狀。你說你是衙門裡。千戶。便怎的。無故。只是個破紗帽。兒。窮官罷了。能禁的。幾個人命。就不是叫皇帝。敢殺下人也怎的。幾句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說道。你看這小。孫刺骨。兒。這等刁嘴。我是破紗帽。窮官。叫了頭。取我的紗帽來。我這紗帽。那塊兒。破。這清河縣。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是債。殺子。金蓮道。你怎的叫我是孫刺骨。來。因跪起一隻脚來。你看老娘這脚。那些兒。放着歪。你怎麼罵我是孫刺骨。月娘在旁。笑道。你兩個。銅盆。撞了。鐵刷。常言。惡人自有惡人磨。見了惡人。沒奈何。自古。嘴強的。爭一步。六姐也。虧你。這個。嘴頭子。不然。嘴強些。兒。也成不的。那西門慶。見奈何。不過。穿了衣裳。往外去了。迎見。我。來。說。周府家。差人。送來了。請。問。爹。先往。打。頭。處。去。往。周府家。去。西門慶。分付。打。頭。處。叫。你。姐。夫。去。罷。回。映。官。同。候。馬。我。往。你。周府家。吃。酒。去。就是。了。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是。房。里。告。月娘。說。姐。姐。你看。三寸。貨。幹的。營生。隨。你。家。怎的。有。錢。也。不。該。拿。金子。與。孩子。要。月娘。道。剛。才。他。每。告。我。說。他。房。里。不。見。了。金。鎖。子。端。的。不。知。是。那。裏。的。金。蓮。道。誰。知。他。是。那。裏。的。你。還。沒。見。他。頭。里。從。外。邊。拿。進。來。用。襖。子。袖。兒。裹。着。恰。似。八。變。進。寶。的。一。般。我。問。他。是。什。麼。拿。過。來。我。照。頭。兒。也。不。回。一。直。奔。命。往。屋。里。去。了。連。了。一。回。反。亂。起。來。說。不。見。一。錠。金。子。乾。淨。就。是。他。學。三。寸。貨。說。不。見。了。由。他。慢慢。兒。尋。罷。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一。錠。金。子。至。少。重。十。來。兩。也。值。五。六。十。兩。銀。子。平。白。就。罷。了。實。裡。走。風。賊。左。右。是。他。家。一。窩。子。再。有。誰。進。他。房。里。去。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克。收。四。傾。的。銀。子。把。刺。的。那。三。錠。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因。告。訴。月。娘。此。是。李。智。黃。四。還。的。四。錠。金。子。拿。了。與。孩子。要。了。一。錠。就。不。見。了。一。錠。分。付。月。娘。你。與。我。把。各。房。里。頭。叫。出。來。審。問。審。問。我。使。小。廝。街。上。買。狼。狗。去了。他。拿。出。來。便。罷。不。然。我。就。叫。狼。狗。抽。起。來。月。娘。道。論。起。來。這。金。子。也。不。該。拿。與。孩子。况。向。向。水。着。他。一。時。極。了。他。手。脚。怎。了。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不。該。拿。與。孩子。要。只。恨。不。拿。到。他。屋。里。頭。裡。叫。着。想。回。頭。也。怎。的。恰。似。紅。眼。軍。搶。將。來。的。不。叫。一。個。人。兒。知。道。這

回不見了金子。虧你怎的有臉兒來對大姐說。如此叫大姐替你查考。各房裡了頭。叫各房裡了頭。口里不笑。眼裏也笑。幾句說
的西門慶急了。走向前。把金蓮按在月娘炕上。捉起拳來要打。師父率眾過來。與西門慶叩頭。西門慶叫書童遞飯與他吃。說今日你
等用心伏侍來奶奶。我自重重賞。休要上邊打箱去。細那師父跪下說道。小的每若不用心。答應豈敢討賞。西門慶因分付書童。他唱
了兩日。連賞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言重。應諾。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了。單表潘金蓮。在上房坐的。吳月娘便說你還不
往屋裏勾勾那臉去。樣的恁紅紅的。等往回來人看着。什麼張致。誰叫你恁他來。我倒替你捏兩把汗。若不是我在跟前勸着。擲着鬼
是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漢子家臉上有狗毛。不知好歹。只顧下死手的。和他纏起來了。不見了金子。隨他不見。去尋不尋。不在你。又
不在你屋裏不見了。平白扯脖子。和他強怎麼。你也丟了這口氣。兒罷。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往屋裏勾臉去了。不一時。李瓶兒和
吳銀兒都打扮出來。到月娘房裏。月娘問他金子怎的不見了。剛才惹他爹。和六姐兩個。在這里好不辨了這回嘴。差些兒沒曾辨
了。打起來。被我勸開了。他爹就往人家吃酒去了。分付小廝。買狼狗去了。等他晚上來家。要把各房了頭。抽起來。你屋裏了頭。老婆管
着那一門兒來。看着孩子要。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是一個半個錢兒東西。也怎的。李瓶兒道。平白。他爹拿這四錠金子來。與孩子要。
我亂着。陪大姑子和鄭三姐。並他二娘坐着說話。誰知就不見了一錠。如今了頭。推奶子。奶子推老媽。急的媽媽哭哭啼啼。只要尋
死。無眼難明。勾當。如今冤誰的是。吳銀兒道。天麼天麼。每當我和官哥兒要子。早是今日。我在這邊屋裏梳頭。沒曾過去。不然怎了。雖
然爹娘不言語。你心上向安。誰人不愛銀錢。俺裡邊人家。最忌叫這個名聲兒。傳出去。醜聽。各人有各人。正說着。只見韓玉兒。董嬌
兒兩個。提着衣包兒。進來笑嘻嘻。先向月娘大姑子。李瓶兒磕了頭。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說道。銀姐昨日沒家去。吳銀兒道。你
怎的曉得。董嬌兒道。昨日俺兩個。都在灯市街。房子里唱。來大爹對俺們說。叫俺今日來伏侍奶奶。一面月娘讓兩個坐下。須臾小
玉拿了兩盞茶來。那韓玉兒。董嬌兒。連忙立起身來。接茶。還望小玉拜了一拜。韓玉兒道。因問你兩個。昨日唱多。咱散了。韓玉
劍道。俺們到家。也有二更多了。同你兄弟。吳銀兒。都一路去的。說了一回話。月娘分付玉簫。早些打發他們吃了茶罷。等往回。只怕那邊
人來忙了一面。放下桌兒。兩方春福。四盒茶食。月娘使小玉。你二娘房裏。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不一時。和他姑娘來到。兩個各道
了禮。數坐下。同吃了茶。收過了家活去。忽見迎春。打扮着。抱了官哥兒來。頭上戴了金梁。戴了八吉祥。情兒。身穿大紅。紫衣兒。下邊白
綾襪兒。繡鞋兒。胸前項牌。符索。手上小金鐲兒。李瓶兒看見。說道。小大官兒。沒人請你來。做什麼。一面接過來。放在膝蓋上。看見一
屋裏人。把眼不住的看了。這個又看。那個桂姐。坐在月娘炕上。笑引對他要子。道。哥子只看着這里。想必要我抱他。于是用手引了他
引兒。那孩子就撲到他懷裏。叫他抱。吳大姑子笑道。恁點小孩子。他也曉的愛好。月娘接過來。說他老子是誰。到明日大了。管情也是
小嫖頭兒。孟玉樓道。若做了小嫖頭兒。叫大媽媽。就打死了。李瓶兒道。小廝。你姐姐抱只休溺了。你姐姐衣服。我就打死了。桂姐道。那



嚇怕麼。這了也罷。不防我心裡要抱哥兒。要的要的。于是與他兩個。嘴嘴兒。要子。董嬌兒。韓玉兒。劍兒。說道。俺兩個。來了這一日。還
沒嘗個兒。與娘無礙。因取樂器。韓玉兒。董嬌兒。彈箏。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也是乾兒。唱了一套。繁華。滿月。開金索。掛梧桐。
唱出一句。來端的。有落迴。繞梁之聲。裂石流雲之響。把官哥兒。說的。在桂姐懷裏。只磕倒着。再不敢抬頭。出氣兒。處處。官哥。小月娘
看見。便叫。李大姐。你接過孩子來。叫迎春。抱到屋裏去罷。好個不長進的小廝。你看說的那臉兒。這李瓶兒。連忙接過來。叫迎春。掩着
他耳朵。抱的。往那邊房裏去了。四個唱的。正唱着。只見。我安。進來。說道。小的。到喬親家。那邊。還來。來奶奶。尚舉人。娘子。都過。喬親家
來了。只等着。喬五太太。到了。就來了。大門前邊。大廳上。都有。鼓樂。迎接。娘。每。都收拾。伺候。就是。月娘。又分付。後廳。明間。鋪下。錦毯。安
放。坐位。捲起。簾來。金鈞。雙控。蘭麝。香。瓶。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家人。媳婦。都。插金。戴銀。披紅。垂綠。準備。迎接。新親。只見。應伯
爵。娘子。應二嫂。先到了。應保。跟着。轎子。月娘。等。迎接。進來。見了。禮數。明間。坐下。向月娘。拜了。又拜。說。俺家的。常時。打。多。家。看。月
娘。道。二娘。好。就。常。時。累。你。一。爹。良久。只。聞。唱。道。之。聲。漸。近。前。廳。鼓。樂。響。動。平安。兒。先。來。報。道。喬。五。太太。轎。子。到了。須臾。黑。壓。壓。一。羣。人。跟
着。五。頂。大。轎。落。在。門。首。惟。喬。五。太太。轎。子。在。頭。里。轎。上。是。垂。珠。銀。頂。天。青。重。沿。銷。金。走。水。轎。衣。欄。欄。使。使。膝。棍。喝。路。後。面。家。人。媳。婦。坐。小
輪。跟。隨。四。名。校。尉。抬。衣。箱。大。灯。兩。個。青。衣。家。人。騎。着。小。馬。後。面。跟。隨。其。餘。就。是。喬。大。戶。娘子。朱。台。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崔。大。官。媳。婦。段
大姐。并。喬。通。媳。婦。也。坐。着。一。頂。小。轎。跟。來。收。燈。衣。服。吳。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一。個。個。打。扮。的。似。粉。粧。玉。琢。錦
綉。耀。目。都。出。二。門。迎。接。眾。堂。客。擁。簇。着。喬。五。太太。進。來。生的。五。短。身。材。約。七。旬。年。紀。戴。着。疊。翠。寶。珠。冠。身。穿。大。紅。宮。綉。袍。兒。近。面。視。之
髮。髮。皆。白。正。是。眉。分。八。道。雲。鬢。籠。一。窩。綠。眼。如。秋。水。微。渾。髻。似。楚。山。雲。淡。接。入。後。廳。先。與。吳。大。姑。子。叙。畢。禮。數。然後。與。月。娘。等。廝。兒。月
娘。再。三。請。太。太。受。禮。太。太。不。肯。讓。了。半。日。受。了。半。禮。次。與。喬。大。戶。娘子。又。叙。其。新。親。之。禮。彼此。道。及。款。曲。謝。其。厚。儀。已。畢。然後。向。錦。屏
正面。設。放。一。張。錦。綉。座。位。坐。了。喬。五。太太。其次。就。讓。喬。大。戶。娘子。喬。大。戶。娘子。再。三。辭。說。姑。婦。不。敢。與。五。太太。上。饋。讓。朱。台。官。尚。舉。人
娘子。兩個。又不肯。彼此。尚。了。半。日。喬。五。太太。坐了。首。坐。其餘。客。東。主。西。兩。分。頭。坐。了。當。中。大。方。火。廂。籠。起。火。來。堂。中。氣。暖。如。春。春。梅
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了。頭。都。打。扮。起來。在。跟。前。遞。茶。良久。喬。五。太太。對。月。娘。說。請。西。門。大。人。出。來。拜。見。欲。敘。親。情。之。禮。月。娘。道。
拙。夫。今。日。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家。哩。喬。五。太太。道。大。人。居。子。何。官。月。娘。道。乃。一。介。鄉。民。家。朝。廷。恩。例。實。授。千。戶。之。職。見。掌。刑。名。寒。家。與
親。家。那。邊。結。親。實。是。有。玷。喬。五。太太。道。娘子。說。那。里。話。似。大。人。這。等。嶄。嶄。也。罷。了。昨日。老。身。聽。得。舍。姪。婦。與。府。上。做。親。心。中。甚。喜。今日
我。來。會。會。到。明。日。好。廝。見。月。娘。道。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喬。五。太太。道。娘子。是。甚。話。說。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老。身。說。起。來。話。長。如
今。當。今。東。宮。貴。妃。娘娘。係。老。身。親。姪。女。兒。西。門。不。屑。舉。大。戶。做。看。他。父。母。都。沒。了。止。有。老。身。老。頭。兒。在。時。曾。做。世。襲。指揮。使。不。幸。五。十
歲。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着。別。門。姪。子。里。沒。錢。如。今。倒。是。做。了。大。戶。我。這。個。姪。兒。雖。是。差。役。立。身。頗。得。過。的。日子。庶。不。玷。污。了

門戶。語中此是說了一回。吳大公子對月娘說：「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討壽星。李瓶兒忙分付奶子抱了官哥兒來與太太磕頭。喬太太看了，誇道：「好個端正的官哥。」即叫過左右，連忙把包內打開，捧過一摺宮中紫閃黃錦帳，并一副鍍金手鐲，與哥兒戴。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請去房中換了衣服，須臾前邊擺棚內安放四張桌席，擺茶每桌四十碟，都是各樣茶菓，細巧油酥之類，吃了茶，月娘就引去後邊山子花園中游玩一回。下來了，那時陳敬濟打醮去了，午齋回來了，和書童兒、玳安兒，又早在前廳擺放桌席，齊整請眾奶媽，每遞酒，上席端的好筵席，但見：

屏開孔雀，梅隱芙蓉。盤堆異菓，珍瓶插金花翠葉。爐焚獸炭，香鼎龍涎。白玉碟高堆麟脯，紫金壺滿貯瓊漿。蔡園子弟，簇捧看鳳管。鸞蕭內院歌姬，緊按定銀篋象板，進酒佳人。雙洛浦分香，侍女兩姮娥。正是兩行珠翠列階前，一派笙歌臨坐上。

吳月娘與李瓶兒同遞酒，階下戲子鼓樂，响動。喬太太與眾親戚，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方入席坐下。李桂姐、吳銀兒、韓玉、劉德、董嬌兒四個唱的，在席前唱了一套壽比南山戲，呈上戲文手本。喬太太分付下來，叫做五月英元夜留鞋記。廚役上來獻小割，燒鴨賞了五錢銀子。比及割凡五套湯，陳三獻戲文四摺下來，天色已晚，堂中燈燭流光，各樣花燈，都點起來。錦帶飄飄，彩繩低轉，一輪明月從東而起，照射堂中，燈光掩映，樂人又在階下琵琶、琴、簫、管、笛，吹打了一套燈詞畫眉序。花月滿香城，吹打畢，喬太太和喬大戶娘子叫上戲子，賞上兩包一兩銀子，四個唱的，每人二錢。月娘又在後邊，明間內擺設下許多菓碟兒，留後坐。四張桌子都堆滿了唱的，唱彈的，彈的，又吃了一回酒。喬太太再三說：「要起身。」月娘眾人數留不住，送在大門首，又攔門遞酒，看放烟火。兩邊街上，看的人，織次蜂排，一船平安兒，同眾排軍，執棍攔當，再一遞湯，捧上來，須臾放了一架烟火，兩邊人散了。喬太太和眾娘子，方才拜辭。月娘等起身，上轎去了。那時也有三更天氣，然後又送應二嫂起身。月娘眾姊妹歸到後邊來，分付陳敬濟來，與書童兒、玳安兒，看廳上收拾家活，管待戲子，並兩個師範酒飯，與了五兩銀子戲錢，打發去了。月娘分付出來，剩備下一桌餚饌，半罈酒，請傅夥計、賁四、陳姐夫，說他每管事辛苦，大家鍾酒。又照管，就在大廳上安放下一張桌兒，你爹不知多咱才回，於是還殘燈未盡，後看，當下傅夥計、賁四、陳姐夫，上坐來，與書童兒、平安、打橫，把酒來斟。來保對平安兒，你還委個人，大門首怕一時令回，沒人看門。平安道：「我叫琴童看着，不防事。」是八個人，精放飲酒，敬濟道：「你每休猜放，大驚小怪的，惹後邊聽見，到不如悄悄行令。」要子，每人要一句說的，出免罰，說不出罰一大杯。該傅夥計先說：「堪笑元宵草物，賁四道：「人生歡樂有數，敬濟道：「如此月色燈光，來保道：「咱且休要爭負，來興道：「好在眾人全存書童道：「又學人娘分付。」有玉蕭，玳安道：「雖然花園飲宴，此後文，平安道：「也是春風一度，為雨，眾人一齊拍手道：「好正是。」

散罷酒闌人散後，不知明月轉花梢。
第四十四回 避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詞 晝日移陰攬衣起，春暉睡足臨寶鏡，綠絲亂未做裝束，蝶粉蜂黃，渾褪了枕痕一線紅。生玉背畫闌，脉脉悄無言尋。
曰 棋局

右調滿江紅前

話說敬濟來人，同傅夥計前邊吃酒。吳大公子轎子來了，收拾要家去。月娘款留再三，說道：「娘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去罷。」吳大公子道：「我連在喬親家那里，就是三四日了，家里沒人，你哥衙里又有事，不得在家。我家去罷，明日請姑娘來，位好，歹在我那里坐坐。」晚夕走，百病兒來，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些去罷了。」吳大公子道：「姑娘早些坐轎子去，晚夕同走了來家，就是了。」說畢，裝了一盒子元宵，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大公子到家。李桂姐等四個都磕了頭，拜辭。月娘就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怎的，也就要去，還等什麼？」家，他分付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你去吃酒，到多咱晚來家，俺們怎等的他娘先叫我，和銀姐去罷。」他兩個今日才來，俺們住了兩日，媽在家里，不知怎的盼望月娘，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李桂姐道：「娘你且說的好，我家里沒人，俺姐又被人包住了，今日要去，何不唱個與娘聽，娘放了奴去罷。」正說着，只見陳敬濟進來，交剩下的賞賜，說道：「喬家并各家貼轎賞一錢，共使了十包，重三兩，還剩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央及姐夫，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曾敬濟道：「只有他兩個的轎子，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里不知誰回去了。」桂姐道：「姐夫你真個回去了，你哄我哩。」那陳敬濟道：「你不信，我不哄你，剛言未了，只見琴童抱進包來，說家來了。月娘道：「早是你們不曾去，這不你爹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進來，已帶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董嬌兒、韓玉、劉德、二人向前磕頭。西門慶問月娘道：「人都散了，怎的不叫他唱月娘道：「他們在這里來着，他說辭我要家去哩。」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且打發他兩個去罷。」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相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兒苦低着，不言語。西門慶問玳安：「他們兩個轎子，在這里不曾？」玳安道：「只有董嬌兒、韓玉、劉德兩頂轎子，伺候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吃酒了，你們拿樂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個先去罷。當下四個唱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韓玉、劉德、韓玉、劉德、打着緊急鼓子，一遞一個，唱十錦，二十八半截兒。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裡坐的，聽唱。西門慶與了韓玉、劉德、董嬌兒兩個的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姐、吳銀兒兩個在這里歌罷，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個嚷亂，簇擁定手嬌兒、房裏夏花兒，進來。西門慶說道：「小的剛送兩個唱的出去，打打籠籠，往馬房里打草，牽馬上槽，只見二娘房里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說的小的一跳，不知什麼緣故，小的每問着，他又不說。」西門慶聽見，就出外邊，明開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面叫琴童兒把頭揪着跪下。西門慶問他：「往那邊去做什麼？」那頭不言語。李嬌兒在旁邊說道：「我又不使你，平白往馬房里做什麼去，見他慌做一團。」西門慶只說了頭要走之情，即令小廝搜他身上，琴童把他拉倒在地，只聽滑浪一聲，從腰里吊下一

什麼支持。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多少才教黃四道？李三哥不知道，只要靠着閣那內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里借着衙門中勢力，就是上下使用，也有些。應伯爵道：如今我算再借出五十個銀子來，把一千兩合同，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說道：「不若我替你說成了，你夥計六人，怎生謝我？」黃四道：「我對李三說，夥中再送五兩銀子與你。」伯爵道：「休說五兩的話，要我手段，五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一言替你，每巧一巧兒，就在里頭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且不去，明日他請俺們，晚夕賞你兩個，明日絕早，買四樣好下飯，再着上一罈金華酒。」與王婆一樣，子段然則，不要叫唱的，他家有李桂兒、吳銀兒，還沒去哩。你院裏叫上六個吹打的，等我領着，送了他，就要請你兩個坐。我在旁邊，只要一言半句，管情就替你說成了。找出五百兩銀子來，共抵一千兩文書。一個月滿，破認他三十兩銀子，那里不去了。只當你包了一個月的老婆子，常言道：秀才無假，漆無真。進錢糧之時，香里頭多些，木頭，蠟里頭多些，柏油，那里查賬去，不圖打魚，只圖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才好行事。勢利相子，是計議已定，到次日，李三黃四果然買了酒禮，伯爵領着兩個小廝，抬送到西門慶家裏。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景面。一語又插入正文，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昨日房下，在這里打擾，回家晚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里吃酒，回家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曾見的新親，成老早就去了。今早衙門中放假，也沒去，說畢坐下。」伯爵就喚李錦，寫生處，在此。你，把禮抬進來。不一時，兩個抬進門里，放下。伯爵道：「李三哥，黃四哥，再對我說，受你大恩，節間沒什麼，買了些微禮來，孝順你老人家，只見兩個小廝，上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什麼？我也不好受的。」還叫他抬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抬出去，就醜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阻住他了。只叫些有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道：「他既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個來坐坐罷。」伯爵道：「得不得的一聲兒，即叫過李錦來，分付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里不着人請去了。叫你爹，同黃四哥，早來這里坐坐。」那李錦，應諾下去。須臾，收進禮去。令取安封二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面伺候。少頃，茶童兒，拿茶來。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就讓伯爵，西廂房里坐。因問伯爵：「你今日，沒會謝子。」伯爵道：「我早辰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里，看着，打發了禮來，誰得閑去會他。」西門慶道：「即使茶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不一時，書童兒，放果兒，擺飯。兩個同吃了飯，收了家仗去。」西門慶道：「就與伯爵兩個賭酒兒，打雙陸。」伯爵道：「謝希大未來，來先問西門慶道：「哥明日，我與李智黃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換五百兩銀子文書，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不如找足了一千兩，到明日，也好認利錢。」我，又一句話，那金子，你用不着，還算一百五十兩，與他，再找不多兒了。」即其意而說之，故安。西門慶聽罷，道：「你說的是。我明日，再找三百五十兩，與他，改一千兩銀子文書，就是了。」首得金子，放在家，也只是閒着。兩個正打雙陸，只見吳銀兒，來說道：「貴四，拿了一座大螺，烟大理石風屏，兩架銅鑼，銅鼓，連鑼兒，就是白堂親家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當與他，不當？」西門慶道：「你叫貴四，拿進來，我瞧。」一時，貴四，同兩個人，抬進去，放在廳堂上。西門慶，與伯爵，去下雙陸，走出來看，原來是三尺闊，五尺高，可桌上放的螺

烟插金大理石屏風，端的黑白分明。伯爵看了一回，消與西門慶道：「哥，你仔細，恰好似蹲着個鎮宅獅子一般。」兩架銅鑼，銅鼓，都是彩畫金，雕刻雲頭，十分齊整。在旁一力攬板，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休說兩架銅鑼，銅鼓，只一架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伯爵道：「沒的說，贖什麼？下坡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本八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叫你姐夫，前面舖子，里兌三十兩，與他，罷。」剛打發去了。西門慶，把屏風，拂拭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看視，金碧彩霞，交輝。六字寫，因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曾，琴童道：在下邊吃飯哩。」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吹打一回，我聽。」是廳內，抬出大鼓來，穿廊下邊，一帶安放。銅鑼，銅鼓，吹打起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八字寫，正吹打着，只見茶童兒，請謝希大到了，進來，與二人，唱了諾。」西門慶道：「謝子，你過來，估估這座屏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看了半日，口里，只顧誇獎不已，說道：「哥，你這屏風，實得巧，也要一百兩銀子，少也他，不肯。」伯爵道：「你看連這外邊，兩架銅鑼，銅鼓，帶鑼兒，通共，與了三十兩銀子，那謝希大，拍着子兒，叫道：『我的南無耶，那里尋本兒，利兒，休說屏風，三十兩銀子，還道給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你看這兩座，架子的，做的幾天，這珠紅彩漆，都照依，官司里的，樣範，少說也有四十餘响，銅該值多少銀子？」又于希大，口中一插，怪不得，一物一主，那里有哥，這等大福，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說了一回。」西門慶，請入書房，里坐的，不一時，李智黃四，也到了。西門慶，說道：「你兩個，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不好，受你的。」那李智黃四，慌的，說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老翁，賞人，罷了。」蒙老翁，呼喚，不敢，不來，于是，搬個，座兒，來，打橫，坐了。須臾，小廝，書童兒，等了，五盞，茶上來，衆人，吃了。少頃，吳銀兒，走上來，請問：「爹，在那里，放果兒？」西門慶，道：「就在這里，坐罷。」於是，吳銀兒，與書童，兩個，抬了一張八仙桌兒，騎着，火盆，安放。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王位，李智黃四，打橫，坐下。須臾，掌上，春茶，按酒，大盤，大碗，湯飯，點心，各樣，下飯，酒，泛羊羔，湯，浮桃浪，樂工，都在，窗外，吹打。西門慶，叫了，吳銀兒，席上，遞酒。這里，前邊，飯酒，不題。不叫桂姐，却說李桂姐，家係兒，吳銀兒，家了，頭蠟，梅，都叫了，轎子，來接，那桂姐，聽見，保兒，慌的，走到門外，和保兒，兩個，悄悄，說了，半日，話。三官，情事，俱，竟，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月娘，再三，留他，道：「俺，每如今，便都，往吳大，公子，家去，連你，每也，帶了去，你越發，晚了，從他，那里，起身，也不用，轎子，伴俺，每走，百病，兒，那里，就往家，去，便了。」桂姐，道：「娘，不知，我家，里無人，俺，姐姐，又不在家，有我，五姨媽，那里，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不知，怎麼，磨，昨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的，使將，保兒，來，接我。」三官，情事，若住，了，常日子，隨娘，留我，幾日，我也，住了，月娘，見他，不肯，一面，叫王，蕭，將他，那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搬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他，回去。吳銀兒，這桂姐，先，辭月娘，衆人，然後，他，姑娘，送他，到前邊，叫書童，兒，替他，狗了，包包，竟來，書房，門首，叫，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這玳安，慢慢，搬，簾子，進入，書房，向西門慶，請道：「桂姐，家去，請爹，說話。」應伯爵，道：「李桂姐，這小淫婦，兒，原來，還沒去哩。」西門慶，道：「他今日，才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李桂姐，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就道：『打擾，爹，娘，這里，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家，里無人，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又道：『又道，却是，特，我還，有一，庄，事，對爹，說，俺，姑娘，房，里，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

晚夕又打了他幾下說起來那小哩也不知道什麼吃我說了幾句從今改了他說再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問他姑娘房中沒個人使他心里不急麼自古木杓大杖兒短強如手撿刺爹好歹看我分上留下這了頭罷西門慶道既是你恁說留下這奴才罷就分付玳安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休要叫媒人去了玳安見書童兒抱了桂姐包說道拿桂姐包等我抱着叫書童兒後邊說去罷那書童應諾一直往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單又到窗子前叫道應花子我不拜你了你娘家去伯爵道拉回賊小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且唱一套兒與我聽聽着桂姐道等休開了唱與你聽伯爵道這天白日就家去了便益了小淫婦兒了投到黑邊接好幾個漢子桂姐道汗邪子你這花子一面笑了出去玳安跟着打發他上輪去了西門慶與桂姐說了話就後邊更衣去了應伯爵向謝希大說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就是個真脫穿的強盜越發賊的疼人子你願大節他肯只願在人家住着據子來叫他又不家裏有什麼人兒等着他哩謝希大道你好好猜悄悄向伯爵耳邊如此這般說未幾句不說明妙是一伯爵道悄悄說哥正不知道哩不一時西門慶走的脚步兒响兩個就不言語了是暗描這應伯爵就把吳銀兒撲在懷里和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說道是我這乾女兒又溫柔又軟款強如李家狗不要的小淫婦兒一百倍了吳銀兒笑道二爹好罵說一個就一個百個就百個一方之地也有賢有愚可兒一個就比一個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問賊狗才單管只六說白道的伯爵道你休管他等守着這乾女兒過日子乾女兒過來一路稱乾女兒拿琵琶且先唱個兒我聽這吳銀兒不慌不忙輕舒玉指欺跨敲鼓把琵琶橫于膝上低低唱了一回柳搖金伯爵吃過酒又遞謝希大吳銀兒又唱了一套這吳銀兒遞酒彈唱不題且說書童兒走到後邊月娘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大姐雪娥并大師父都在上房里坐的只見書童進來月娘才待使他叫老馮領夏花兒出去書童便道爹使小的對小的與大娘說叫且不要領他出去罷了月娘道你爹叫貴他怎的又不責他了你實說是誰對你爹說叫休要領他出去書童道剛才小的抱了桂姐包桂姐臨去對爹說央及留下了將就使罷令使玳安進來對娘說玳安不進來使小的進來他就奪過包送桂姐去了這月娘聽了就有幾分惱在心中罵玳安道怎賊兩頭獻欺欺主的奴才頃道頭里使他叫媒人他就說道爹叫領出去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辦着送他去了只回等他說後來與他答話正說着只見吳銀兒前面唱了進來月娘對他說道你家蠟梅接你來了李家桂兒家去了你莫不要家去了罷吳銀兒道娘既留我我又家去顯的不識敬重了因問蠟梅你來做什麼蠟梅道媽使我來照照你吳銀兒問道家裏沒甚當蠟梅道沒甚事吳銀兒道你來接我怎的你家去罷吳銀兒道吳銀兒道你大奶奶賞你東西吃哩等着就把衣服包了帶了家去對媽媽說休叫轎子來晚夕我走了家去因問吳惠怎的不來蠟梅道他在家里害眼哩月娘分付玉簫領蠟梅到後邊拿下兩碗肉一盤子饅頭一甌子酒打發他吃又拿他原來的盒子裝

了一盒元宵一盒細茶食回與他拿去原來吳銀兒衣服包兒放在手瓶兒房裏李瓶兒早尋下一套上色緞金線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兒一兩銀子安放在他毡包裏與他吳銀兒喜孜孜拜道娘我不要這衣服罷又笑嘻嘻道定和娘說我沒個白襖兒穿娘收了這襖子衣服不拘娘的什麼白綾襖兒與我一件兒穿罷李瓶兒道我的白襖兒寬大你怎的穿叫迎春拿鑰匙大櫥櫃里拿一匹整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叫裁縫替你做兩件好襖兒因問你要花的要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圖觀着甲兒好穿笑嘻嘻向迎春說道又起動姐往樓上走一遭明日我沒什麼來孝順只是唱曲兒與姐姐聽罷了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疋松江闊機素白綾下號兒寫着重三十八兩遞與吳銀兒銀兒連忙與瓶兒磕了四個頭起來又深深拜了迎春八拜李瓶兒道銀姐你把這襖子衣服還包了去早晚做酒衣兒穿吳銀兒道娘賞了白綾做襖兒怎好又包了這衣服去于是又磕頭謝了不一時蠟梅吃了東西交與他都拿回家去月娘便說銀姐你這樣我才喜歡已與桂姐離矣休學李桂兒那等喬張致昨日與今早只相卧不住虎子一般留不住的只要家去可兒家裏就忙的這樣兒連唱也不用心唱了見他家人來接飯也不吃就去了銀姐你快休學他吳銀兒道這里一個爹娘宅裏是那個去處就有虛實放着別處使敢在這里那桂兒年幼不知事俺娘休要惱他正說着只見吳大姑于家使了小廝來定兒來請說道俺娘上覆三姑娘好夕同家位娘并桂姐銀姐請早些過來罷又請雪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今便收拾去二娘害腿疼不去他在家看家了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裏沒人後邊姐也不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姐銀姐和我網六位去你家少費整治什麼俺們坐一回晚上就來因問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裏唱來定兒道是都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李瓶兒大姐并吳銀兒對西門慶說了分付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共六頂轎子起身派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個小廝四個排軍跟了轎子往吳大姑于家來正是

萬井風光吹落 千門燈火夜沉沉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卜龜兒
詞曰 小市東門欲雪天 來中依約見神仙 益黃香細帖金蟬 飲散黃昏人草草 醉容無語立門前 馬嘶塵映一街煙

右調浪淘沙

話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來人往吳大姑于家吃酒去了先安一李智黃四約坐黃昏時分就告辭起身伯爵趕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己替二公說了准在明日還我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去了伯爵復到房中和謝希大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里害眼小的叫了王柱來了便叫王柱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裏朝上磕了頭與李銘站立在旁

伯爵道你家裡兒剛才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就向西門慶說他兩個怕的還沒吃飯哩。哥分付拿飯與他兩個吃。書童在旁說二爹叫他等一等。亦發和吹打的一答兒吃罷。敢了琴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個托盤來。桌上掉了兩碟下飯。一盤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拈了飯來。你每學兩碗。在這明閣吃罷。說書童兒我那後孩子常言道。以下又也。童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你不知道他這行人。故雖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概看待也罷了。顯的說你不幫襯了。童也。一人不敢傷一語。少直必用。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才。行計中人。只護行計中人。又知道當差的甘苦。伯爵道。後孩兒。你知道什麼。你空做了子弟一場。連惜玉憐香四個字。你還不曉得。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一般。你惜憐他。越發有精神。你就折對。他敢就入聲。甘州慷慨瘦損。難以存活。又照管書童。却暗為。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吃的道理。那李銘王柱。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分付你兩個。會唱雪月風花。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鐘小的每記的。于是王柱彈琵琶。李銘彈箏。頓開喉音。唱了一套。唱完了。看看晚來正是。

金高漸落西山

玉兔看看上畫閣

佳人款款來傳報

月透紗窗余枕寒

西門慶命收了家仗。使人請傅夥計。韓道國。雲管。賁四。陳敬濟。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安放兩張桌席。懸掛兩盞羊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盤菜盒。各樣餚饌。西門慶與伯爵。謝希大。都一帶上面坐了。夥計主管兩旁打橫。大門首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一座小烟大。西門慶分付等堂客來家時。先是六個樂工。抬銅鑼銅鼓。在大門首吹打。吹打了一回。又清吹細樂上來。李銘。王柱。兩個小優兒。等琵琶上來。彈唱詞。那街上來往開看的人。莫敢仰視。西門慶戴忠。靖冠。絨鶴。白綾襖子。玳安與平安兩個。一遞一桶。及花兒兩名排軍。執攬杆。攔擋閑人。不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遊人。十分熱鬧。但見

戶外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來。士女翩翩垂舞。調絳山。結絲。百尺蟲晴。鳳禁。梅香。縵。千層龍綺。閑。且說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小玉。眾人見月娘不在家。聽見大門首吹打。銅鼓。彈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後。扒着望外。書童兒和書童兒兩個在圍屏後。火盆上暖酒。原來玉簫和書童兒有私情。兩個時常戲狎。出。兩個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吃。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推倒了。那火烘烘。望上騰起來。滿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簫還只顧嘻笑。法。可。被西門慶聽見。使下玳安兒來問是誰笑。怎的這等。友起。那日春梅穿的新白綾襖子。大紅遍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椅兒上。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就揚聲罵玉簫道。好個怪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不知。怎麼樣兒的了。只當兩個把酒推倒了。才罷了。都還嘻嘻哈哈。不知笑的是什麼。把火地滿死了。平白落人恁一頭灰。玉簫見他罵起來。說的不敢言語。往後走了。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

了。錫瓶里酒了。西門慶聽了。便不問其長短。就罷了。據說。先是那日賁四娘子。先是二字。打聽月娘不在。昔知道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四個是西門慶貼身。答應得寵的。姐兒大節下。安排了許多菜蔬。菓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他四個去。他家里坐坐。眾人領了。來見李嬌兒。李嬌兒道。我灯草拐杖。做不得主。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亦發不敢承攬。只等挨到掌灯以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簫。玉簫推迎春。迎春推春梅。要會齊了。轉央身。始兒。和。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梅坐着。紋絲兒也不動。反罵玉簫等。都沒見食面的行貨子。從沒見酒席。也聞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央及他家。六一個個鬼攬搭的。也似不知。忙些行。麼。叫我半個眼兒。看的上。那迎春。玉簫。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齊整整。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只顧坐的不動身。書童兒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說。我拚着。爲。兩句。也罷。等我去。替姐。每。裏。去。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附耳說道。賁四。家。大節。間。要請姐。每。坐。坐。姐。叫。我。來。稟。問。答。去。不。去。西。門。慶。聽。了。分。付。叫。你。姐。每。收。拾。去。早。些。來。家。裏。沒。人。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叫。你。姐。快。收。拾。去。早。些。來。那。春。梅。才。慢。慢。往。房。里。勻。施。脂。粉。去。了。不。一。時。四。個。都。一。答。兒。出。門。書。童。兒。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不。錯。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上。落的。下。來。一。般。迎。接。進。屋。里。頂。榻。上。點。着。綉。紗。燈。一。張。桌。兒。上。整。齊。餚。菜。起。春。梅。叫。大。姑。迎。春。二。姑。玉。簫。是。三。姑。蘭。香。是。四。姑。都。見。過。禮。又。請。過。了。轉。回。子。娘子。來。相。陪。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賁。四。嫂。與。韓。回。子。娘子。打。橫。長。兒。往。來。漫。酒。琴。茶。按。下。這。里。不。題。西。門。慶。因。叫。過。樂。工。來。分。付。你。每。吹。一。套。東。風。料。情。好。事。近。與。我。聽。正值。後。邊。琴。上。玫瑰。元。宵。來。衆。人。拈。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化。甚。應。佳。節。又。插。一。筆。李。銘。王。柱。席。前。琴。樂。器。接。着。彈。唱。此。詞。端的。聲。韻。悠。揚。疾。徐。合。節。這。里。彈。唱。不。題。且。說。玳。安。與。陳。敬。濟。袖。着。許。多。花。炮。又。叫。兩。個。排。軍。擎。着。兩。個。燈。籠。竟。往。吳。大。姑。子。家。來。接。月。娘。衆。人。正在。明。閣。飲。酒。見。了。陳。敬。濟。來。叫。二。舅。和。姑。夫。房。里。坐。你。大。舅。今。日。不。在。家。衙。里。看。着。造。冊。哩。一。面。放。桌。兒。琴。春。盤。點心。酒。菜。上。來。陪。敬。濟。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每。來。了。請。娘。早。些。家。去。晚。夕。恐。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月。娘。因。頭。里。惱。他。就。一。聲。兒。沒。言。語。答。他。吳。大。姑。子。便。叫。來。定。兒。些。兒。什。麼。與。玳。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前。頭。擺。下。了。吳。月。娘。道。忙。怎。的。那。裡。才。來。乍。到。就。與。他。吃。叫。他。前。邊。站。着。我。每。就。起。身。吳。大。姑。子。道。三。姑。娘。慌。怎。的。上。門。兒。在。人。家。大。節。下。姊。妹。間。衆。位。開。懷。大。坐。坐。兒。左。右。家。里。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里。怕。他。怎。的。老。早。就。要。家。去。是。別。人。家。又。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個。好。曲。兒。伏。侍。他。衆。位。娘。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你。哩。說。你。不。與。他。做。生。日。郁。大。姐。連。忙。下。席。來。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說。道。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奶。奶。這。里。接。我。叫。我。纔。收。拾。開。閣。了。來。若。好。時。怎。不。與。你。老。人。家。磕。頭。盞。盞。道。郁。大。姐。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個。好。的。與。他。聽。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是。笑。不。做。聲。郁。大。姐。道。不。打。緊。琴。瑟。過。來。等。我。唱。大。姑。子。叫。吳。舜。臣。媳。婦。鄭。三。姐。你。把。你。二。位。姑。娘。和。衆。位。娘。的。酒。兒。斟。上。這。一。日。還。沒。吃。過。鍾。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用。心。用。意。唱。了。一。個。一。江。風。正。唱。着。月。娘。使。道。

一推處為
玉樓一哭
蓋月娘不
如瓶兒正
瓶兒正罷
推亦不
瓶兒正罷
然春梅則
正罷矣故
迎春推春
梅若夫蘭
香并
玉樓
之酸為何
如

怎的這一回子。恁涼淒淒的起來。來安兒在旁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姐你身上穿的不單薄。我倒帶了個綿被襖子來。了咱這一回。夜深不冷麼。月娘道。既是下雪。叫個小廝。家裏去取皮襖來。咱每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玳安說。娘分付。叫人家去。取誰取皮襖去了。來安道。琴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才短了一句話。不該叫他。拿咱每的。他五娘沒皮襖。因問來安兒。姐的來。月娘道。恁的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襖。取來與六娘穿。就是了。因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却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來。一面把玳安。叫到跟前。吃月娘儘力罵了幾句道。好奴才。使你怎的不動。又坐壇壇將兒。使了那個奴才去了。也不問我。兒。三不知。就去了。怪不的。你做奴才。恐怕打動你。展翅兒。就只遣他去。許多不是。來。玳安道。娘。踏怪了小的。頭里。娘分付小的。叫家裏去。小的。敢不去。來安下來。只說。叫一個家裏去。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分付你。俺每。德大老婆。還不敢使你。哩。如今。慣的。你這奴才們。有些。搗鬼。也怎的。一來。主子。烟薰的。佛像。掛在牆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說你。德行動。兩頭。截舌。獻勤。出尖兒。外合。里應。好懶。食。饒。背地。瞞官。作弊。幹的那。前兒。我不知道。哩。頭里。你家。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你怎的。送。他人。穿。着。包。你還。匹手。奪。過。去了。留。了。頭。不。留。了。頭。不在。你。使。你。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他。便。送。他。圖。嘴。吃。去了。却。使。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這。罵。那。個人。了。你。還。說。你。不。久。憤。牢。成。玳安。道。這。個。也。沒。人。就。是。書。童。兒。過。的。舌。拿。見。他。抱。着。包。叫。我。你。送。你。桂。姨。去。罷。使。了。他。進。來。的。娘。說。留。了。頭。不。留。了。頭。不在。於。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罵。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哩。我。可。不。這。里。閉。着。和。你。犯。牙。兒。哩。你。這。奴。才。脫。將。倒。抽。過。了。我。使。着。不。動。要。嘴。兒。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他。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你。個。爛。羊。頭。也。不。算。吳。大。姑。子。道。玳安。兒。還。不。替。你。娘。每。取。皮。襖。去。收。住。又。道。姐。姐。你。分。付。他。拿。那。里。皮。襖。與。他。五。娘。穿。潘。金。蓮。接。過。來。道。姐。姐。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襖。叫。他。家。里。稍。了。我的。披。襖。子。來。罷。人。家。當。的。好。也。多。也。黃。狗。皮。也。似。的。穿。在。身。上。叫。人。笑。話。也。不。長。短。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襖。倒。不。是。當。的。是。李。智。少。十。六。兩。銀。子。准。折。的。當。的。王。招。宣。府。里。那。件。皮。襖。與。李。嬌。兒。穿。了。因。分。付。玳安。皮。襖。在。大。櫥。里。叫。玉。簫。拿。與。你。就。把。大。姐。的。皮。襖。也。帶。了。來。玳安。把。嘴。谷。了。走。出。來。陳。敬。濟。問。道。你。到。那。去。玳安。道。精。是。摸。氣。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邊。做。這。這。晚。又。往。家。里。跑。一。遭。還。走。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影。計。雲。主。管。都。去。了。還。有。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賁。四。來。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你。娘。們。來。了。玳安。道。沒。來。使。小。的。取。皮。襖。子。說。單。便。往。後。走。先。是。琴。童。到。家。上。房。裏。尋。玉。簫。要。皮。襖。小。玉。坐。在。炕。上。正。沒。好。氣。說。道。四。個。淫。婦。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知。道。皮。襖。放。在。那。里。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一。直。走。到。賁。四。家。且。不。叫。在。窗。外。悄悄。觀。聽。只。見。賁。四。道。道。大。姑。和。三。姑。怎的。這。半。日。酒。也。不。上。菜。兒。也。不。揀。一。筋。兒。嫌。俺。小。家。兒。人。家。整。治。的。不。好。吃。也。怎的。春。梅。道。四。嫂。俺。每。酒。勾。了。賁。四。道。道。耶。囉。沒。的。說。恁的。這。等。上。門。兒。怪。人。家。又。叫。韓。回。子。老。婆。你。是。我的。切。鄰。就。如。畫。東。一。樣。三。姑。四。姑。跟。前。酒。你。也。替。我。勸。勸。兒。怎的。單。板。着。

像客一般。又叫長姐。斟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杯。兒。斟。淡。些。兒。罷。滿。香。道。我自。來。吃。不。的。賁。四。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沒。什。麼。可。口。的。菜。兒。管。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叫。先生。來。了。唱。與。姑。娘。們。下。酒。又。恐。怕。爹。那。里。聽。着。淡。房。淡。屋。說。不。的。俺。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衆。人。都。不。言。語。了。長。兒。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入。來。玉。簫。便。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着。待。笑。半。日。不。言。語。玉。簫。道。怪。誰。的。誰。與。你。雌。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每。還。在。大。姑。子。吃。酒。哩。見。天。陰。下。雪。使。家。來。叫。我。取。皮。襖。去。都。叫。包。了。去。哩。玉。簫。道。皮。襖。在。插。金。箱。子。里。何。不。叫。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叫。我。來。問。你。要。玉。簫。道。你。信。那。小。淫。婦。兒。他。不。知。道。怎的。玉。簫。道。春。梅。道。你。每。有。皮。襖。的。都。打。發。與。他。俺。娘。沒。皮。襖。只。我。不。動。身。關。着。對。琴。童。你。三。娘。皮。襖。問。小。玉。要。迎。春。便。向。腰。里。拿。鑰。匙。與。琴。童。兒。各。叫。綉。春。閣。里。開。門。拿。與。你。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玉。和。玉。樓。房。中。小。玉。都。包。了。皮。襖。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問。道。你。來。家。做。什。麼。玳安。道。你。還。說。哩。為。你。來。了。平。白。叫。大。娘。罵。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琴。童。道。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了。還。在。這。里。等。代。我。一。答。兒。里。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罵。我。說。單。玳安。來。到。上。房。小。玉。正。在。炕。上。籠。着。炉。台。烤。火。口。中。吃。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你。也。來。了。有。情。語。開。玳安。道。你。又。說。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里。娘。說。我。這。將。兒。因。為。五。娘。沒。皮。襖。又。叫。我。來。說。大。櫥。里。有。李。三。准。折。的。一。領。皮。襖。叫。琴。了。去。哩。小。玉。道。玉。簫。琴。了。裡。開。門。上。鑰。匙。都。在。賁。四。家。吃。酒。哩。叫。他。來。琴。玳安。道。琴。童。在。六。娘。房。里。去。取。皮。襖。便。來。也。叫。他。叫。去。我。且。歇。歇。腿。兒。搗。搗。火。兒。着。又。要。那。小。玉。便。讓。炕。頭。兒。與。他。並。肩。相。挨。着。向。火。處。兩。個。就。撲。着。唾。舌。親。嘴。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玳安。讓。他。吃。了。一。盞。子。便。使。他。叫。玉。簫。姐。姐。來。琴。皮。襖。與。五。娘。穿。了。琴。童。抱。包。放。下。走。到。賁。四。家。叫。玉。簫。玉。簫。道。賊。因。根。子。又。來。做。什。麼。又。不。來。一。語。皆。出。遞。與。鑰。匙。叫。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通。了。半。日。自。通。不。開。琴。童。兒。又。往。賁。四。家。問。去。那。玉。簫。道。不。是。那。個。鑰。匙。是。娘。櫥。里。鑰。匙。在。床。褥。子。坐。下。哩。此。又。者。學。史。公。首。于。此。處。當。細。讀。小。玉。又。罵。道。那。淫。婦。了。了。金。在。人。家。不。來。兩。頭。來。回。只。叫。使。我。及。開。了。櫥。里。又。沒。皮。襖。琴。童。兒。來。回。走。的。抱。怨。道。就。死。也。死。三。日。三。夜。又。撞。着。恁。鬼。小。奶。奶。兒。們。把。人。魂。也。走。出。了。玳安。道。你。說。此。回。去。又。惹。的。娘。罵。不。說。屋。里。只。依。俺。們。走。去。又。對。玉。簫。說。里。間。娘。櫥。里。尋。沒。有。皮。襖。玉。簫。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大。櫥。里。到。後。邊。奴。兒。史。公。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子。搗。昏。了。皮。襖。在。這。裡。都。到。那。處。尋。一。面。取。出。來。將。皮。襖。包。了。連。大。姐。皮。襖。都。交。付。與。玳安。琴。童。兩。個。拿。到。吳。大。姑。子。家。月。娘。又。罵。道。賊。奴。才。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不。敢。言。語。琴。童。道。娘。的。皮。襖。都。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鎮。皮。襖。子。是。打。開。取。出。來。吳。大。姑。子。灯。下。觀。看。說。道。好。一。件。皮。襖。五。娘。你。怎的。說。他。不。好。說。是。黃。狗。皮。那。里。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罷。了。月。娘。道。新。新。的。皮。襖。兒。只。是。面。前。欺。胸。舊。了。些。兒。到。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取。胸。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狗。皮。娘。與。你。試。試。看。好。

水鑑一回
是第一層
結束故止
用前節祭
翡翠軒將
金瓶梅與
玉樓一掃
下即接出
神仙此回

是第三番
結末則須
將月娘一
描蓋月娘
一百回結
果之人也
故寫月娘
惱桂姐而
戒安小玉
又同月娘
作結之人
故同加一
番描寫而
筆皮襖又
串入瓶兒
撒潑等因
此回真百
折裙腰一
同提起也
稍帶春梅
玉蕭
才高一石

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的平白拾人家舊皮襖披在身上做什麼。」
有這一件皮襖穿在身上。念佛子是替他穿上。見寬寬大大金蓮才不言語。當下月娘與玉樓、瓶兒俱是貂皮襖都穿在身上。拜拜
吳大娘子二娘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里就辭了。娘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娘子與一對
銀花兒月娘與瓶兒每人袖中拈了一兩銀子與他。桂姐兒替別人磕頭。謝了吳大娘子。同二娘子、鄭三姐都還要送月娘。眾人因
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頭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上都是水珠兒。只怕濕了娘們的衣服。」問於子：「這里討把傘。打了
家去。」吳二舅連忙取了傘來。琴童打着頭里兩個排軍打燈籠引着一簇男女。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敬濟沿路放了許多花炮。因
叫銀姐。你家不遠。俺每送你到家。月娘便問他家。在那里。敬濟道：「這條街內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是他家。」吳銀兒道：「我
這里就辭了。娘每家去了。」月娘道：「地下濕。銀姐家去罷。」頭里已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厮送你到家。因叫過玳安。你送送銀姐家去。敬
濟道：「娘我與玳安兩個去罷。」月娘道：「罷。你與他兩個同送他。那敬濟得不的一聲同玳安一路送去了。」吳月娘眾人便回家來。潘金
蓮路上說大姐。你原說咱每送他家去。怎的人不去了。月娘笑道：「你也是個小孩子。哄你說要子兒。你就信了。麗春院是那裏。你
我送去。金蓮道：「你原說咱每送他家去。怎的人不去了。月娘笑道：「你也是個小孩子。哄你說要子兒。你就信了。麗春院是那裏。你
你尋他尋。試試倒沒的。叫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去。看你。兩個口里說着。看看走到東街上。將近喬大戶門首。只見喬大戶娘子與
他外甥媳婦。段大姐。在門首站立。遠遠見月娘。一簇男女過來。就要拉請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罷。那喬
大戶娘子那里肯放。說道：「好親家。怎的上門兒怪人家。強把月娘眾人拉進去了。客位內掛着燈籠。設酒菜。有兩個女兒。彈唱飲酒。不
題。且說西門慶。在門首。和伯爵眾人飲酒。將關。伯爵與希大。整吃了一日。頂額吃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椅子上打盹。趕眼快。把菓碟兒
都倒在袖子里。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陪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客故也。分付小厮收家火。熄燈燭。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
走來。賁四家叫道：「你們還不起身。今進去了。那玉蕭聽見和迎春。蘭香。辭也不辭。慌的都一溜烟跑了。春梅。拜謝了賁四
嫂才慢慢走回來。看見蘭香在後邊。脫了鞋。趕不上。因罵道：「你們都捨捨棺材。奔命哩。把鞋都跑脫了。穿不上。像甚麼兒。到後邊。打聽西
門慶。在亭子裏。房裏。都來磕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亭子。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蕭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就說玉
蕭。娘那里。使小厮來要皮襖。你就不來管管兒。只叫我。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衙門。及自開了。又沒有。落後却在後邊。大櫥櫃裏。尋
出來。你放在里頭。怎皆捨了。不知道。姐姐。每吃。我。幾曾見了。長出塊兒來。玉蕭吃的臉紅紅的。道：「怪小淫婦。兒如何狗。撻了臉
似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們。使性兒。小玉道：「我稀罕。那淫婦。請大師父。在旁勸道：「姐姐。每義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裏。聽見。只怕
你娘們來家。頓下些茶兒。伺候。正說着。只見琴童。抱進包來。玉蕭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每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
酒哩。也將好起身。兩個才不言語了。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戶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賁四娘子。走出來。廝見陳敬濟。和賁四。一面取
出一架小烟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烟火。方才進來。與李嬌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城。走來。向月娘。磕了頭。與玉樓等。三人
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里。李嬌兒道：「剛才在我那屋裏。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只見春梅。迎春。玉蕭。蘭香。進來
磕頭。李嬌兒。便說。今日。前邊。賁四。請了四個。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娘聽了。半日。沒言語。二。說。罵道：「這成精狗。肉們。平白。去做什麼
誰。叫他。去。來。李嬌兒道：「問過他。爹。才。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貨。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放。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道。我
的。奶奶。他。四個。上。畫。兒的。姐姐。還。說。是。小。鬼。月。娘。道。上。畫。兒。只。畫。的。半。邊。那。平。白。放。他。出。去。做。什麼。與。人。家。喂。眼。孟。玉。樓。見。月。娘。說。來
的。不好。就。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起。身。和。李。瓶。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一。處。睡。了。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時。分。方
止。偏。有。開。竿。正是
吹此不滿正是

香消燭冷樓臺夜 挑菜燒燈掃雪天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月。娘。約。飯。時。前。後。與。孟。玉。樓。李。瓶。兒。三。個。同。送。大。師。父。家。去。因。住。大。門。里。首。站。立。見。一
個。鄉。里。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襖。藍。布。裙。子。勒。黑。色。頭。背。着。格。棧。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使。小。厮。叫。進。來。在。二。門。里。鋪。下。卦。帖
安。下。靈。龜。說。道。你。卜。卜。俺。每。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頭。請。問。奶。奶。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個。屬。龍。的。女。命。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四。十二
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子。時。生。那。老。婆。把。靈。龜。一。擲。轉。了。一。遭。兒。位。了。揭。起。頭。一。張。卦。帖。兒。上。面。畫。着。一
個。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餘。俱。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婆。道。這。位。當。家。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已。巳
大。林。木。為。人。一。生。有。仁。義。性。格。寬。宏。心。慈。好。善。看。經。布。施。廣。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主。下。人
不。足。正。是。喜。樂。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鬧。烘。烘。別。人。睡。到。日。頭。半。天。尚。未。起。你。老。早。在。堂。前。轉。了。梅。香。洗。鏡。鑪。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
却。無。心。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這。疾。厄。官。上。着。刑。星。常。沾。些。嗽。嗽。虧。你。這。心。好。濟。過。來。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這。位。奶。奶。命
里。有。子。沒。子。婆。子。道。休。怪。婆。子。說。兒。女。官。上。有。些。不。寬。往。後。只。好。招。個。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將。結。文。明。隨。你。多。少。也。存。不。的。玉。樓。向
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見。做。道。士。家。名。哩。官。將。月。娘。指。着。玉。樓。你。也。叫。他。卜。卜。玉。樓。道。你。卜。個。三。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
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撒。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了。命。官。上。住。了。揭。起。第。二。張。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三。個。男。人。頭。一
個。小。帽。商。放。打。扮。第。二。個。穿。紅。官。人。第。三。個。是。個。秀。才。也。守。着。一。庫。金。銀。左。右。侍。從。伏。侍。婆。子。道。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子。乙。丑。海
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尅。過。方。可。玉。樓。道。已。尅。過。了。婆。子。道。你。為。人。溫。柔。和。氣。好。個。性。兒。你。惱。那。個。人。也。不。知。喜。歡。那。個。人。也。不。知
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欽。敬。為。夫。主。寵。愛。只。一。件。你。鏡。與。人。為。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欺。騙。饒。吃了。還

二人同來
敬濟後事
如畫
總是一結
也

不道你是你心地好了。雖有小人。也拱不動你。此是玉樓玉樓笑道。剛才為小廝討銀子。和他亂了。這回說是頂缸受氣。月娘道。你看這位奶奶。往後有子沒子。婆子道。濟得好。見個女兒罷了。子不敢許。若說壽。倒儘有。月娘道。你卜卜這位奶奶。先說後。李大姐。你與他八字。每瓶兒笑道。我是屬羊的。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念七歲。辛未年生的。生幾月。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龜兒。到命宮上。死確住了。獨起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娘子。三個官人。頭一個官人。穿紅。第二個官人。穿綠。第三個官人。穿青。懷着個多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一個青臉獠牙。紅髮的鬼。婆子道。這位奶奶。庚午年。未路旁。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為人心地。有仁義。金銀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轉了他的。他喜歡。不吃他。不轉他。到惱。只是吃了。比不得和的。虧。凡事。將仇報。正是比肩刑害。亂後。轉眼無。頗時。放刁。盜。逢。虎。捕。三。生。路。休。過。人。前。兩。面。刀。奶奶。你。怪。我。說。不。奉。承。你。儘。好。死。紅。羅。只。可。惜。尺。頭。短。了。些。氣。惱。上。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為。李。瓶。兒。道。今。是。寄。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既。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不。見。哭。聲。才。好。說。畢。李。瓶。兒。袖。中。抽。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每。俱。往。前。頭。來。了。月。娘。道。我。們。剛。才。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叫。他。與。你。卜。卜。金。蓮。搖。頭。兒。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前。日。道。士。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裡。影。影。的。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里。就。是。棺。材。也。說。畢。同。月。娘。歸。後。邊。去。了。正。是。

萬事不由人算計 一生都是命安排

第四十七回 苗青貪財害主 西門柱法受賄

詩 懷壁身堪罪 債金迹未明 龍蛇一失路 虎豹兩相驚

曰 契遠虞羅急 終知漢法平 須憑魯運箭 汝謝聯成

話說江南揚州廣陵城內。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頗好詩禮。年四十歲。身邊無子。止有一女。尚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床。家事盡託與雇長刁。名喚刁七。兒原是娼妓出身。便該天秀用銀三百兩。娶來家。納為側室。寵愛無匹。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稱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為堂中缺少一尊金銅羅漢。故雲遊在此。訪善紀錄。天秀聞之不吝。即施銀五十兩。與那僧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矣。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完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員外。左眼眶下。有一道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你有如此善緣。與我貧僧。馬敢不預先說知。今後隨有甚事。切勿出境。戒之戒之。言畢作辭而去。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園。見其家人苗青。與刁七。亭側私語。不意天秀卒至。看見不由分說。將苗青痛打一頓。誓殺逐之。苗青恐懼。轉央親鄰。再三勸留。得免。西門不。死。終。是。切。恨。在。心。不。題。有。天。秀。表。兄。黃。美。原。是。揚。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的。

是博學廣識之人。一日寄一封書來與天秀。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遊玩。二者為謀。其前程苗天秀得書大喜。因向其妻說道。東京乃華教之地。景物繁華。吾心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實慰平生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災。厄。嗚呼。不可出此本境。此去京都甚遠。況你家私沉重。拋下幼女病婦在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為善。天秀不聽。反加怒。叱。說。道。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乘逐逐。不能遊遊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無益矣。況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何愁功名不到。手。有。錢。有。胸。中。乃。功。名。不。得。才。氏。此。去。表。兄。必。有。美。事。於。我。切。勿。多。言。於。是。分。付。家。人。苗。青。收。拾。行。事。衣。裝。多。打。點。兩。相。金。銀。戴。一。船。貨。物。帶。了。個。安。童。并。苗。青。上。東。京。嗚。呼。妻。子。守。家。擇。日。起。行。正。值。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馬。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但。見。一。派。水。光。十。分。陰。惡。正。是。

萬里長洪水似傾 東流海島若雷鳴

滔滔雪浪令人怕 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過地名陝灣。苗員外看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隻也是大數。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却是賊船。兩個艙子。皆是不善之徒。一個名喚陳二。一個乃是翁八。常言道。不着家人。弄不得家鬼。這苗青。深恨家。主。日前被責之仇。一向要報。無由。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如。我。如。此。這。般。與。兩。個。稍。子。做。一。路。將。家。主。性。命。害。了。推。在。水。內。盡。分。其。財。物。我。回。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安。受。的。了。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這苗青。於是與兩個艙子。密商商量。說道。我家主皮箱中有一千金銀。二千兩緞。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二翁。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亦不在此。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中艙里睡。苗青在艙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連。叫。有。賊。苗。天。秀。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二。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胸。下。推。在。洪。波。蕩。里。那。安。童。正。要。走。時。被。翁。八。一。閃。棍。打。落。水。中。三。人。一。面。在。船。艙。內。打。開。箱。籠。取。出。一。應。財。帛。金。銀。并。其。緞。貨。衣。服。點。數。均。分。二。艙。便。說。我。若。留。此。貨。物。必。然。有。犯。你。是。他。子。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店。市。上。發。賣。沒。人。相。疑。因。此。二。艙。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并。苗。員。外。衣。服。之。類。分。訖。依。然。撐。船。回。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船。隻。載。至。臨。清。馬。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只。說。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常。言。人。便。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那。苗。員。外。是。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是。不。納。忠。言。之。勸。其。亦。大。數。難。逃。不。想。安。童。被。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沒。蘆。港。忽。有。一。隻。漁。船。撐。將。上。來。船。上。坐。着。個。老。翁。頭。頂。笠。笠。身。披。短。蓑。聽。得。啼。哭。之。聲。移。船。看。時。却。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廝。慌。忙。救。了。問。其。始。末。情。由。却。是。揚。州。苗。員。外。家。安。童。在。洪。上。被。劫。之。事。這。漁。翁。帶。下。船。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飲。食。問。他。你。要。回。去。了。是。同。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回。得。家。去。願。隨。公。

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且隨我在此處等我慢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遂在此翁家過活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帶着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翁八在船上飲酒穿着他主人衣服上岸來賣魚安童認得即與漁翁說道主人之冤當雪矣漁翁道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安童將情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守備見沒証証不接狀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劫殺人命等事把狀批行了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前至新河只把陳三翁八獲住到案責問了口詞二船見安童在傍執証也沒得動刑一抬了供稱下手之時還有他家人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里把三人監下又差人訪拿苗青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來衙門中間事早有衙門透信的人悄悄把這件事報與苗青苗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這樂三就住在獅子街韓道國家隔壁他渾家樂三嫂與王六兒所交甚厚常到王六兒這邊來做伴兒王六兒無事也常往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見苗青面帶愁容問其所以說道不打緊閒壁韓家就是提刑西門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夥計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被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叫俺家過去和他家說說這苗青聽了連忙下跪說道但得我身上沒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於是寫了說帖封下五十兩兩套粧花緞子衣服樂三叫他老婆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說王六兒喜歡的要命的層層把衣服銀子并說帖都收下單等西門慶不見來到十七日日西時分只見安童捧着毡包騎着頭口從街坊心裏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道你往那里去來安童道我跟着走了個遠差往東平府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來了不曾安童道爹和貴四兩個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說話拿帖兒與他照安童道韓大媽管他這事你休把事輕看了如今衙門里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哩拿過幾兩銀子來也不勾打下脚人哩我不敢別的帳韓大媽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安童道王六兒笑道恁油嘴兒要吃飯休要惡了火頭事成了你的什麼打緊安童道我爹不要也少不得你的我安童道韓大媽不是這等說常言君子不差當面先斷過後商量王六兒當下備幾樣菜留安童吃酒安童道吃的紅頭紅臉怕家去爹問却怎的回安童道怕怎的說就在我這里來謝安童道吃了一頓子就走了王六兒道好歹累你說是我這里等哩安童道一直家來交進了毡包等的西門慶睡了一覺出來在廳房中坐的這安童慢慢走到跟前說小的回來韓大媽叫住小的要請爹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什麼話我知道了說畢正值劉學官來備銀子打發劉學官去了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安童兩個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坐下王六兒出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舖子上宿沒來家老婆買了許多東西叫老馮厨下整治見西門來了慌忙遞茶西門慶分付琴童把馬送至對門房子里去把大門關上婦人口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聞得說哥免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喜呀西門慶道只因舍親吳大姑那里說起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一個女孩兒論起來也還不如配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道

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爹如今居着這大官會在一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什麼說了一回老婆道只怕爹寒冷往房里坐去罷一面讓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椅兒兩個一面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慢先把苗青揭帖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問壁經紀樂三娘子過來對我說連苗青是他家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船家捉扯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他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好歹望老爹怎的將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拿了多少禮物謝你不論事之五六兒向箱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說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服西門慶看了笑道這東西兒平白你要他做什麼你要知道這苗青乃揚州苗員外家人因為在船上與兩個船家殺害家主擄在河上圖財謀命如今見打撈不着原首他原跟來的安童小厮與兩個船家當官三口供着要他這一拿去發定是個凌遲罪名那兩個都是真犯斬罪兩個船家見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拿這些銀子來做什麼還不快送與他去這五六兒一面到厨下使了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叫了來將原禮交付與他如此這般對他說了去那苗青不聽使罷聽他說了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脚下底正是

驚聞六葉連肝肺 號壞三魂七魄心

即請樂三一處商議道這可把二千貨物銀都使了只要救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既發此言一些半些恒偏打不動兩位官府須得湊一千貨物與他其餘節級原解指捕再得一半才得勾用苗青道這我貨物本賣那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嫂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到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里進禮去王六兒拿禮帖後到房裏與西門慶道西門慶道既是這般我分付原解且寬限他幾日叫他即便進禮來令人當下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聞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杯酒與老婆坐了回見馬來接就起身家去了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題這件事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他會了人攬撥貨物出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與王六兒的又另加了五十兩銀子四套上色衣服到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罈內又宰一口猪約掌灯已後抬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的都是知道的安安平安書童琴童四個家與了十兩銀子才罷安童在王六兒這邊樣已又要了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捲棚內坐的不上燈月色朦朧將上來抬至當面苗青穿着夜望西門慶只顧磕頭說道小人蒙老爺超拔之恩粉身碎骨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我也還沒好審問哩那兩個船家甚是纏你奇難是銀你若出官也有老大一個罪名既央人說我也饒了你一死此禮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苗青道我這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爺同做分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揚州那里苗青磕頭道小的在揚州城內住西門慶分付後邊拿了茶來那苗青在松樹下立着吃了磕頭告辭回去又叫回來問下邊原解的你都與他說了未曾苗青道小的外邊已說傳當了西門慶分付既是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門走到

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出五十兩來，并餘下幾疋緞子，都謝了樂二夫婦。不幾日，更替他僱長行牲口，起身往揚州去了。正是：

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似漏網之魚。

不說苗青逃出生命去了，且表次日，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請到舍下一叙，把夏提刑邀至家來，進到廳上叙禮，請入捲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吃了。書童取安，就安放桌席。夏提刑道：「不當，閑來打擾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臾兩個小廝，用方盒擺下各樣雞鴨蹄，鮮魚下飯，先吃了飯，收了家仗去，就是吃酒。各樣菜蔬出來，小金鍾兒銀台盃兒，慢慢斟酌。飲酒中間，西門慶方題起苗青的事來。道：「這廝昨日央及了一個土夫，再三來，學生說：「又餽送了此禮，在此學生不敢自專。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于是把禮帖遞與夏提刑看了。便道：「休着長官專意處，西門慶道：「依着學生，明日只把那個賊人，真贓送過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個原告的小廝，安童便收領在外，待有了苗天秀的屍首，歸結未遲。禮還送到長官處，夏提刑道：「長官這就不見了。長官見得極是，此是長官費心一番，何必見讓於我？決然使不得，彼此推辭了半日。西門慶不得已，還把禮物兩家平分了。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夏提刑下席作揖謝道：「既是長官見愛，我學生不受顯的過潤了，感情感激不盡。朋友實為多愧，又領了幾杯酒，方才告辭起身。西門慶隨即差玳安，拿食盒還當酒，抬送到夏提刑家。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兩名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常言道：「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親。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陞廳，那提控節級并緝捕關察，都被樂三上下打點停當，擺設下刑具，刑監中提出陳三、翁八審問情由，只是供稱跟伊家人苗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人，專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為名，實是劫幫盜漏，邀截客商，圖財致命。見有這個小廝，供稱是你等持刀殺死苗天秀，波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見有他主人衣服存証，你如何抵賴？別人因把安童捉上來問道：「是誰刺死你主人？是誰推你在水中？安童道：「某日三更時分，先是苗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船觀看被陳三一刀殺死，推下水去。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中，才得逃出生命。苗青便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拘這小廝所言，就是實話，汝等如何展轉得過？于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榔頭，打得脛骨皆碎，殺猪也似喊叫。一千兩贖貨，已追出大半。餘者花費無存。這裏提刑做了文書，并贖貨，申詳東平府。府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照原行一文書，辦成案卷，將陳三、翁八問成強盜殺人斬罪。安童保領在外聽候。有日走到東京，投到開封府。黃通判衙內具訴苗青奪了主人家裏，便夏提刑衙門，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冤仇何時得報，通判聽了，連夜修書，并他訴狀封了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往巡按山東察院里投下。這一來，管叫苗青之禍從頭上起，西門慶往後做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詩為証。

善惡從來報有因，吉凶禍福並肩行。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

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戲贈一枝桃 走捷徑探歸七件事

詞 碧桃花下，紫簫吹罷，羞然一點心驚，却把那人牽掛，向東風淚洒，東風淚洒，不覺沾羅帕，恨如天大，那冤家，既是無情，去

口 回頭看怎麼，妙語

右調桂香枝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拜了黃通判，徑往山東大道而行。打聽按察御史在東府住劄，姓曹，雙名孝序，曾者字也。序即天叙，有典之叙，蓋抑與慎，不通敘。乃都御史曾希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此書竟有這安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主人，決不肯放，不如等放告牌出來，我跪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爺見了，必然有個決斷。于是早把狀子寫揣在懷裏，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只聽里面，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曾御史坐廳，頭面牌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其如蔡第二面牌出來，告都布按，并軍衛有司官，第三面牌出來，才是百姓，婚田土詞訟之氣。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的事情，發放了，方走到丹墀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什麼的，道：「安童，方才把書雙手，察得高高的呈上，只聽公案上，曾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與下來，接上書去，安放於書案上。曾公折開觀看，端的上面寫其甚詞，書曰：

寓都下，年教生黃端肅 書奉

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遠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已難逢，勝遊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報瑤章，開軸啟函，捧讀之間，而神遊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離舍之數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知年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霜標貞，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士論。今茲出巡，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為之樂，當有為之年，值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必着此句，當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乎？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題。題年兄巡歷此方，正當正理究滯，振刷為之一清，可也。去件安童持狀告訴，幸察不宣。仲春望後一日。

這曾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出去。這裏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領了關防，差人奔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腳無措，即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蓋云狄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為人剛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不如不糊人，都說他做狄混，先是這狄縣丞往清河縣城西河邊過，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

散只隨作秋公馬走，秋縣丞道：「怪哉！便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真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程路將近新河口而止。走回來，獲了秋公話，秋公即拘集里老，用銀掘開岸土數尺，見一屍首，宛然頭上有一刀痕，命伴作簡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里公人稟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即拘寺中僧人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例放水燈，見一死屍，從上流下來，漂入港里，長老慈悲，收而埋之。慈惠寺果然如此，不知為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來僧謀殺此人，埋於此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予是不由分說，先犯長老一福，兩福一夾，一百餘眾，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報與曾公，再行查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道：「是此僧謀死屍，必棄於河中，豈及埋於岸上？」此語又說于碍人眾，此有可疑，因令將眾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安童來告此狀，即令委官押安童至屍所，令其認視，安童竟痛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于是簡驗明白，回報曾公，即把眾僧放回。一面查廟卷宗，復提出陳三翁八審問，俱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揚州，捉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參刻提人院兩人，問官受賄賣法，此是。」

污吏賄官濫國刑

曾公判刑雷冤情

雖然號令風雲肅

夢裡輸贏總未真

話分兩頭，却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那那一百兩銀子，四套衣服，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的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督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線，繫髮髻，用十六兩銀子，又買了一個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叫韓道國收用不題。是如人確一日西門慶到縣道國家，王六兒揀着，里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面淨手去，看見閨房月台問道：「是誰的人家？」王六兒道：「是閨房樂三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瞞着老舍，買幾根木植來，咱這邊也搭起個月台來，上面晒醬，下邊不拘做馬坊，西門慶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賊沒算計的，比是搭月台，不如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厦子，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罷。」一連三個不如，寫得于是便了三十兩銀子，又蓋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叫王六兒抬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家犒賞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苗青之錢，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子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業，做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考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內相，周守備，刑部監，張團練，合衛指揮，周青典，也掛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苗青之錢，如此用，西門慶因坊上新蓋了山子捲棚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未及在坊上祭祖，大方一掃，注注叫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坊門，砌的明堂神路，亦是暑時，首栽桃柳，週圍種松柏，兩邊築成坡峰，清明日上坊，要更換錦屏牌，倒如此數語，預宰猪羊，定桌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搬運了東西，柴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扮戲的人，一行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一行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韓王劍，董嬌兒，一行官客，請了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韓道國，雲理守，貴弟

傳并女婿陳敬濟等約二十餘人，男客有名者一十三人，後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戶娘子朱台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吳大娘子，二姑子，楊姑娘，潘姨姨，花大娘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大姐，段大姐，女客十四人，後清明節止，大姑子一也。并家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本家七人，後清明節止，月人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奶子如意，見抱着官哥，兒五人，至清明節止，有如意一人，而裡外，也有二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叫，他往坊上去罷，一來還不曾過一週，二者劉娘子說這孩子，顯門還未長滿，膽兒小，這一到坊上路遠，只怕說着他，依我不叫他去，留下奶子，和老媽在家，和他做伴兒，只叫娘，母子一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此來為何？」他娘兒兩個，不到坊前，與祖宗磕頭，兒去罷，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可就是孩子，顯門未長滿，叫奶子用被兒裹着，在轎子裏按的孩兒，牢牢的，怕他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裏取齊，起身上了轎子，無辭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坟上，遠遠望見青松翠柏，森然，新蓋的坊門，兩邊坡峰上去，週圍石牆，中景當中南道，明堂神台，香炉燭台，俱是白玉鑿的，坊門上新安的牌扁，大書的錦衣武畧將軍，西門氏先塋，坊內正面土山，環抱，林樹交枝，寫來便活，是一坊，又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擺設猪羊祭品，桌席，祭真官客祭畢，堂客才祭，响器鑼鼓，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說的在奶子懷裏，磕伏着，只倒吐氣，不敢動一動兒，又一月娘便叫李大姐，你還不叫奶子，抱了孩子，往後邊去哩，你看說的那腔兒，我說且不叫孩兒來罷，恁強的貨，只管叫抱了他來，你看說的那腔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把鑼鼓住了，連忙撒撒，掩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面去了，須臾祭畢，徐先生念了祭文，燒了紙，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由花園進去，兩邊松竹，徑週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

桃紅柳綠常復織

都是東君造化

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四個小優兒，在前廳，官客席前彈唱，四個唱的，輪流遞酒，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客一邊，堂客分兩路，寫如大如錦，與執壺斟酒，就立在大姐桌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與後小玉如意，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花園，打了一回，歇歇，原來捲棚後面，西門慶收拾了一明兩暗，三間房兒，里面鋪陳床帳，擺放桌椅，梳籠，明鏡，粧台之類，預備堂客來上玩，在此梳粧休息，糊的猶如雪洞一般，掛的書畫琴棋，洒落奶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在那洒金床炕上，鋪着小褥子，兒迎面睡着，迎春在旁，和他頑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裏，地走來，手中拈了一枝桃花兒，文字隨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面伺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簫，在上面哩，俺娘叫我下面來看哥兒，就拿了兩碟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奶子見金蓮來，就抱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里見打起鑼鼓來，說的不作聲，原來只等小胆兒，子是一面解開，縹緲羅紋兒，接過孩兒，抱在懷里，與他兩個嘴對嘴兒，親個嘴，忽有陳敬濟，披簾子走進來，看見金蓮，門孩子頑耍，便也門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士

兒你也與你姐夫個嘴兒開可雲作怪那官哥兒便嘻嘻望着他笑敬濟不由分說把孩子就攙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兒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叫親孩子嘴把人的鬚都抓亂了敬濟笑道你還說早時我沒錯親了哩金蓮聽了恐怕奶子照科便戲發訕將手中拿的扇子倒過柄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敬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敬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惜此情兒人身上穿着舊單衣服就打他幾下金蓮道我平白怕你情兒今後惹了我只是一味打他如意見他頑的訕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了金蓮與敬濟兩個還戲說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個圈子悄悄套在敬濟帽子上將桃花兒即挑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大姐柱姐三個從那邊來大姐看見便道是誰幹的營生敬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也沒言語堂客前扮戲文扮了四折但見

窗外日光輝指過 席前花影座間移

看着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抬把輪的每人一大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分散停當然後才把堂客轎子起身官家起馬在後來與兒與廚役慢慢的抬食盒然後球安來安書童棋童兒跟月娘眾人轎子琴童并四名排軍跟西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抱着官哥兒用被裏的緊裹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書童兒來叫他跟着奶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且說月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邊眾堂客分路來家先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敬濟才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迎門就稟說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道有甚勾當西門慶聽了心中猶豫到了廳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大服西門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什麼話來書童道他沒說出來這問爹往那里去了使人請去我有白票條話兒說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坟上燒紙去了至晚才回夏老爹說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遍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下轉道却是什麼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交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披巾兩個伴當跟隨下馬到了廳上叙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寶庄去來西門慶道今日祭掃先塋不知長官下降失迎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有一事敢來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們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那里說話左右都令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里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參本上東京去長官與學生俱在參例學生令人抄了個底本在此與長官看西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底本起來燈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參劾貪肆不職武官乞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四方省察風俗乃天子巡行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職昔春秋載天王巡行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民順矣聖治明矣臣自去年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為我皇上陳之除參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參照山東提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廷齡葺葺之材貪鄙之行久于物議有玷班行普者典牧

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着狼貪為同僚之箱制縱子承恩竄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罵而攻事不可知乎投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了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羣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戶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夤緣陞職濫冒武功技藝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簿為之不清猥褻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為之有玷至于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簡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為掩飾而賄迹顯着將西門罪案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垂清議一刻不可居任者也伏望

聖明垂聽

勅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廷齡等並賜罷斥則官有顏面俾

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說的面面相覷默默不言夏提刑道似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為少不的你我打點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里去于是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拿了二百兩銀子苗青之錢兩把銀壺西門慶這里金銀玉寶石開櫃一條三百兩銀子苗青之錢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里是來保將禮物打包裹正西門慶寫了一封書與程管家兩個備了牲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且表官哥兒自從坟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奶但吃下去就吐了慌的拿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我那等說還未到一週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濁灘貨他生死不依只說今日坟上祭祖為什麼來不叫他娘兒兩個走走只象那里撓了分兒一般睜着眼睛和我兩個叫如今却怎麼好拿瓶兒正沒法兒擺佈况西門慶又因巡按參了和夏提刑在前面說話往東京打聽幹事心上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不好事亦月娘使小廝叫劉婆子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關了一夜劉婆子看了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擊實些紙兒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硃砂丸約兒用薄荷燈芯湯送下去那孩兒方才甯貼睡了一覺不驚哭吐奶了只是身上熱還未退李瓶兒連忙拿出一兩銀子叫劉婆子備紙去又帶了他老公理星一還和一個師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里打聽提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驚氣了甚是抱怨如意兒說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轎子里說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自是驚嚇時如意兒道我在轎子里將被兒包的緊緊的又沒沾着他娘叫書童

兒來跟着輪子。他還好好的。我按着他睡。只進城七八家門。我只覺他打了個冷戰。到家就不吃奶。哭起來了。按下這里家中燒紙。與孩兒跳神。且說來保夏壽。一路備行。只六日。就趕到東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程管家。將兩家禮物。交付明白。程謙看了。西門慶書信。命手下將兩家禮物收下。使來保夏壽。下面伺候。回書正是。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裁

胸中有志終須至

囊內無財莫論才



所
圖
書

